疏劄

老峰集

樂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疏劄

芝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劄

辭校理仍請還收俞撤安置之命疏 丙申

伏以臣本以弱質累經危疾沉痼多年氣血虗損其在常時未有一日寧意且於壬辰歲夏重患半身不遂之症幾死僅甦自此當暑必復至于近日感風猝發從左一邊目翳耳痛臂攣而脚縮頭眩而顙緩種種諸症顯有再中之候苟不及今治攝漸至苦篤則終必無救於死臣之情勢寧不矜憫况臣適者遣彈而不斥被引而免罪俱出於 聖上聰察之明賚蕩

之典在臣微悃感激難報而揆之名義亦豈不傷於
廉而愧於心乎伏乞 聖慈哀憐矜察特賜遆免俾
臣得以養病守分終荷 天地生成之德不勝幸甚
仍念臣有區區所懷思欲一近 清光仰聞 天聰
而不欲煩諸章奏今適不幸有疾深恐委頓支離久
阻 天陛耿耿此心無以自達茲敢略具文字以應
聖上求言之旨以暴微臣必達之誠更願 殿下赦
其罪而察其忠焉臣竊念今者人心不淑變在旁生
以至誣及於 王室至親朝廷重臣而 殿下明燭
赫怒決之以一言不但一時臣民之所欽服也求之

前史亦所未聞也嗚呼自古人君之患莫大於猜忌而亡國敗家恒由於斯今我 殿下明聖英斷有若乎此何患乎流言何憂乎魑魅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之小人也然獨俞撥之事不免爲 聖心之所疑雷霆之發萬鈞之壓有不暇恤國體而原人情者至於煩刑吏極鍛鍊而終竄逐之朝野駭顧羣情驚惑皆莫知所由臣愚竊惟 殿下於此固有所以深慮者而第其間恐有所未盡察耳夫處危疑之際息浮說之言宜莫如靜以鎭之而朝家處置已了之後擿乃再擧鄉道三字妄發之罪以爲聽聞紛紜之端則宜

殿下之怒其言而疑其心也然撤所啓卽前日憲府之論耳徒見其煩複微錯之失未著其行凶網打之迹而遽斥之以鬼色憶之以邪惡治之以大憝不遑請室不詢廷議朝升前席夕經桁楚卒施之以四凶之律使國體虧損而遠近駭慄則豈不爲聖明之過擧也哉自古小人得售其計者必因人主之嚴處今殿下旣燭之無遺決之無留雖使懷奸邪之計果何因而求售哉小人之情善能窺測撤果有意於窺測必不肯爲此也明矣臣與撤無素實不知其人膓曲如何而若謂之今日之事有網打之計則決

知其理之不然也苟 殿下詳繹審察乎此而撤罷次第售計顯有網打之舉則 殿下與國人共戮于市而棄之可也夫誰曰過乎今但因渠妄舉旣停之論而斷之以行兇之跡治之以誅凶之律則羣情之驚惑不亦宜乎孔子曰居上以寬又曰聽訟之道在於寬寬之道歸於察臣謂不但聽訟然也事莫不然凡事急則不能察不能察則失其情失其情則不惟當罪者或寃也有罪者亦得倖免矣臣恐今日之事失於寬而未及歸於察也書曰罪疑惟輕夫所謂罪疑者跡或是而心則非也執其跡而致之以罪猶且

不爲況於跡未著而罪不明者乎宋臣司馬光之爲
諫官也神宗謂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
安得不黜有言韓琦欲興晉陽之甲者豈非讒說殄
行也光乃救解之嗚呼以訛言動撓藩鎭大臣豈是
小事而神宗但欲黜之而已而光又解之古之明君
賢佐不欲輕罪臺諫者豈直爲臺臣地也抑且臣聞
當檄之鞫問也 殿下又問其同謀之人嗚呼今日
在廷臣隣平日持身處事抑皆不得見信於 君父
乎不然必是色目之分朋黨之稱混雜紛錯慣習成
風已被 明主之疑而尤不能釋然於此也然念訛

言之行已半年之幾則聞之者非不熟矣日月非不多矣而卒無以此聞之於 殿下者豈不以欲使誣言自止而不欲煩於朝廷耶初既不欲發而今欲謀之於已决之後則不須論以義理只以小人善爲利害計者言之必不爲也况掀也以宰列之人居諫長之職非是奔走聽人論議之末者而乃又不詢於其僚率爾陳啓於筵中其間事狀固無餘情而至問其同其謀者得無疑之太過乎嗚呼朝廷之上大小協恭氣象和平豈非 君臣上下之所共願歟今緣一掀之妄言 嚴旨累降舉朝震懼情意阻隔光景不

佳薾亦國家之大不幸而時事之大可憂者也 伏願
殿下平心靜察徐究事理益廣 聖聰夬去疑阻還
俞譴安置之命以示曠蕩之德則國家幸甚臣以微
末禮蒙殊遇感激 天眷思欲一死爲報今若畏戚
拱默有懷不言實負 聖上臣不忍爲此也 臣愚不
識忌諱敢冒萬死言之 殿下如以臣爲搆游辭以
罔朝廷則臣請伏斧鉞之誅以謝四方臣無任激切
惶隕之至

貼黃

臣於疏成之後伏讀憲府劄子之 批允不勝慨

然於中令曰玉堂諸臣雖萬萬無狀豈忍言之於
俞撤而諱之於 聖明之前憲府諸臣又豈忍黨
護一俞撤而懷奸飾辭歸惡名於 君父乎今日
諸臣之見疑於 殿下至此者固莫非諸臣之自
取臣竊恐 殿下之待諸臣亦太薄也 殿下若
果以爲然則臣是玉堂諸臣之一而其黨私罪人
厚負 君父臣又與憲府無異乞先伏誅以爲人
臣懷姦黨邪不忠負上者之戒臣旣欲爲一言於
明主之前有不敢畏罪自匿懷情不發并此披陳
誠無任震怖竢罪之至答曰省疏具悉爾何過慮至此憲府劄批亦非發罪

之意也爾其分辭察職

辭校理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病劇情迫冒控辭章自知僭猥恭俟譴竟過蒙優恩至許調理臣誠感戴益增惶蹙揆以分義宜不敢更有煩瀆而第臣所患實非朝夕猝發之疾沉痼已久羸瘁亦甚乘虛再發半身偏瘻浸成不遂之症作一癃癈之人撫躬憐悼只宜任命而惟是職事未解虛帶官銜旣無旬月速瘳之望坐速瘝曠越分之罪愧慄悶縮日夕不安玆敢不避嚴誅再伸危懇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遞臣職俾臣得便養病終

荷 天地生成之恩不勝幸甚仍念臣疾病垂危精神昏錯有不暇復及他說而區區願忠之誠有一欲聞於 聖聰者請得以言之臣伏聞頃者進善權諰承召赴闕 聖上卽命引對誠希世盛擧也瞻聆所及孰不以爲今日 君臣將相與有爲也俄聞權諰呈單控辭已出郊圻若復伊人從此還鄉而遠者旣未之致來者又不得留則曾 聖上側席行待半歲催召之至意果安在哉而豈不重爲瞻聆之所笑也哉實恐 殿下未及知諰之已出故耳夫豈一見其人而遽爲厭薄而然也更願 聖上留意焉近故判

中樞府事金集斯文宿儒國家耆德而抑 殿下平日之所嘗優禮而敬待者也死生之際古禮所重吊奠之典襃榮所存遠居鄉邑縱未及問言於在病之日追擧哀章倘復有推恩於送死之時則豈非 聖朝優賢待舊終始無替之義事而亦可以聳動章甫知所以師宗矣伏願 聖明留意焉臣旣昧冒略陳所懷而氣乏之眩發語無倫序臣尤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辭職陳戒疏

伏以臣病劇情迫控章冒瀆僭越之罪實合萬殞

聖慈寬容得逭譴罰乃蒙　恩旨許臣調理察職感
激失措罔報無路第臣本以孱弱之質嬰此沉痼之
疾癃瘵已極中氣寖微一日之内悶然欲絶者數病
久症變脹又兼發脇腹之間膨滿如鼓喘息頻促食
飲噎滯數日以来並就危篤方在死生之關實無供
仕之路不得不再陳情懇干冒　宸嚴伏乞　聖明
哀憐矜察亟遞臣職俾便療病之計獲荷生成之
恩不勝幸甚臣於病伏濱死之中得聞朝廷方更議
營造　慈殿奉御之所臣愚竊以爲今春　聖上命
寢此役盖爲敬天戒也在朝相賀以謂　殿下抑事

親之情而嚴畏天之誠有若是也四方傳聞舉欣欣然相告曰吾王之懼災敬天能若是也猶 殿下歉然不居乃諭之曰是惟敬天之一節亦何足多當其時臣實不料 殿下之復興此役於數月之後也嗚呼人主居於億兆之上所畏者惟天惟天降監于人主之一心示以休咎之徵而警動之是故天人之際可畏而殃慶之至以類萌於方寸之微而應如影響之捷禍福災祥惟其所召自古人主孰有畏天而不興慢天而不亡者乎乃者臣知 殿下前日之寢役實是畏天之心則今日之興役豈非所謂慢天之漸

乎天變之出固未必祟乎此後之興天變之消亦未必賴乎此後之罷而然其所以罷之者乃所以畏天之道也其所以興之者乃所以慢天之道也安知夫聽卑之天降監于一罷一興之間而為之喜怒也哉匹夫私交猶且重其然諾況乎為人君而輕失信於天哉昔則曰是惟敬天之一節今則並與其一節而壞了烏在其所以敬之之意也上天至嚴有不可忽視而累試之也噫自春以来變異沓臻水旱備極至于近日都城之下民有漂沒而四方之報告災相續其為非福祥之兆章章明矣惟內外臣民之所仰望

者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與天合德消弭災沴漸底
治平則正是 殿下益加寅畏不敢荒寧之時豈意
便萌慢忽之意自貽咎悔之至哉臣仰念 聖心必
以爲居九重之廣享一國之富而其於 溫凊承奉
之間有不得盡吾誠意是亦聖人所謂儉其親者也
此誠大小臣民所可先意將順之不暇者而第今災
異未熄興役非時隨勢從宜方合於理情有所或屈
義有所相叅天之示警旣如彼則 殿下之敬天當
以實傳曰人君父事天母事地顧 殿下不以所以
事 慈殿者事天乎剏今材木器用之取徵於遠方

者既令停罷乎春而又復督索於秋凡諸經潦而梧
弊者又從而新歛之則其所以增下民之怨而爲朝
家事體之顚倒者亦如何哉方春之始發猶爲一失
而已耳及今而再舉則爲失滋多豈以 殿下之明
聖既能 聰斷於前而不能審思於後耶苟 殿下
虧改成命仍復經始則 殿下所以敬天者爲如何
哉上天所以降監者爲如何哉 朝臣之相賀者今
如何哉四方之傳聞者又如何哉其所以累 殿下
之心德而不相掩於前後者益復如何哉如是而
殿下必欲强而行之成 聖躬之過而爲 慈殿之

奉則亦恐　慈殿不得安於心而反有歉於　聖上
承奉之美意也伏乞　聖上平心静察反覆思度惟
盡誠於天而毋失信於民千萬幸甚臣又聞仁慶洛
井　駕幸卜日竊念頃歲閭巷浮訛之言尚有傳其
聲樂游宴之娛則前事可戒而君子亦有遠嫌之道
且也　聖上申飭有司嚴禁雜人如諸宮家婢從等
輩一切無得出入以息訛言以絕閭巷之竊議尤不
勝大幸臣病劇垂危萬念俱灰而惟此愛　君一心
耿耿不已敢冒萬死披陳所懷更願　聖上俯憐諒
察焉臣無任惶惧屏營之至

辭校理疏

伏以臣賤疾危篤苶然沉頓者今已數月恤恤有生死之憂頃忝本職累疏懇免者蓋出於情勢之悶迫不意玆者新命又及於旬月之內仰戴隆眷感激難勝第臣所患已久元氣已敗益不能與病為敵種種危症交侵迭作顯有難支之勢實無拜命供職之路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仍念臣久侍經帷深蒙恩遇徒有犬馬之誠恒思萬一之報而才識甚劣涓埃無效仰惧俯慚莫知死所今又不幸有疾積月未瘳若復轉劇終成癃癈則

此心耿耿將無以自白於天地之間寧不悲哉臣竊惟當今之事憂虞多端禍亂有象此誠婦人孺子之所共談而抑臣必欲一言于　殿下者有之亦曰天命人心而已耳天命難諶惟觀於休咎之徵人心難恃惟察乎向背之情仰觀天象則災變之作未有甚於今日俯察人情則愁怨之興亦未有甚於今日臣雖未知有何禍亂已萌於冥冥之中而其非爲吉祥之兆則灼然可見矣諺曰當局者迷今日　君臣上下孰不知今日之爲可憂而猶且悠悠泛泛度日踰月者實不知爲真可憂者矣若使太史書之簡策而

後世見之則姑舍去年以前諸異只從今年元月以後變怪之出曷嘗有時月之已而凡所以敬天而恤民者果幾事哉至于近日而西南之變尤酷矣 聖
廟之額覆已是數百年未聞之事而大雹如斗乃見於漢末衰亂之世機不累出於前史之記異誌莫為災大矣況檀海防潦敗之報命吏溺沒之說有足驚駭而六七戰舡又莫知去處一舡所載數不下百若盡渰溺於海洋之中則累百赤子之冤應被 聖上當守之慟而見其類之死哀鳴而駭動者鳥獸猶然則南徼之民亦必騷然而不安其業矣又何忍孫兒

寡妻之招呼叫哭於水邊荒莚之際耶設又不沒於海而漂泊於南北之隣國則彼見其具兵載粮一朝遠至莫識其由內生疑惟必欲致詰相爭臣之妄慮實無所不至也噫上焉而天變孔棘下焉而飢荒相迫仍之以舟師漂喪或隣國生釁則其能安保國家而無可憂乎矧今早霜損穀寒雨成霖歲功愆期民事益蹙天之示警若是昭昭而竊覸朝廷舉措方爲豊亨豫大之樂而不見恐懼戒飭之舉臣實未知此何景也一朝上天赫威震怒易其仁愛之心降以危亂之禍則雖欲致誠盡悳以兾感動終恐邈然難回

而有無及之悔也言之至此可為流涕而痛哭也嗚呼有象必有驗乃理之常而其驗之應或在於時月之速或在於十年之後有難姑息於目前徒倖於將來而要其禍福轉移之幾則只在於人主之一心誰哉 殿下可不敬哉可不戒哉然而敬戒之心人誰無之而又必守之固持之久而後方可以孚於中而格乎上苟或續斷於時月之間將何能弭禳於十年之後乎昔商宗周王之所以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終致中興之盛者也伏乞 聖上益修嚴畏之德懲從前弛之道先謹 聖躬敕勵群下以思所以格天

心聽民情之方不勝大幸臣受恩感激報答無路輙
忘僭猥又徑妄陳更願 聖明憐其愚而恕其罪焉
臣竊伏私第踪跡阽 天門無緣更登螭陛一披愧悃
追思去春無我啓奏前席之時尤無任瞻天望聖馳
神懸情懇切涕泣之至

代太學儒生請先修聖廟退行科擧疏

伏以天實孔熾郡校須置其祠亦及於聖賢位牌閭
之警心直欲痛哭而不欲言也今日所可盡誠而致
意者唯在於並新廟宇設安列位而已仄聞太常所
送栗本尺度不足又命新斫待其乾正自經時月刻

斲制造宜致詳謹如或促迫少有差失旣成之後或
致木理反戾終久精完則變禮之中尤有難處此固
不可不審者也顧乃該曹唯以科試進退欲爲相催
之地是何道理是何擧措臣等竊痛之嗚呼國家之
所以養士者無他道耳亦曰使之知尊慕先聖勉其
禮義廉耻之節也今聖廟位牌遭此慘變而乃欲汲
汲催成權安於講堂一邊開塲以試章甫之流果安
在於尊聖敎士之風歟使諸生而粗曉義理必不肯
赴擧使諸生而全無知識不耻求試則是國家道之
以爭名圖進之習而不復責以禮義廉耻之道也玆

豈非朝廷之失擧士林之大羞乎禮新宮火三日哭
今日聖廟之變豈下於火災而 殿下之所以尊事
先聖者亦豈有間於 宗廟乎然猶朝廷無遣變警
動之心但令微末郎官往視其役了無誠意可以觀
感於聽聞者臣等竊恐斯文從此而墜也臣等俱蒙
菁莪之化得居首善之地瞻依宗仰之誠有不可自
遏則其何敢熟視朝廷之失擧不爲之一言於吾
君之前哉伏乞 聖明特斷宸衷諭飭禮官別遣重
臣以幹其事徐待廟宮告成位牌奉安然後更卜試
日俾令朝家士林得無胥失之譏不勝幸甚

因灾異請開言路疏 丁酉

臣於前月聞之村氓有云白虹貫日皆得目見臣始未之信俄得邸報伏而讀之果不虛矣前年有此異今年又有此異臣不敢知此何故耶日者衆陽之宗正月者一歲之元而淫沴之侵年年而若是其爲灾變之慘憂懼之深實未有極而竊聞朝廷之所以警動者大不如前年臣不欲歷擧枚陳而苟 殿下自省于內循察乎外則亦必知其有所不如矣前年之所警動者尚未知果能壓消其灾乎冥冥之中與或否也而今又恬然而忽視之反不如前年之爲循是

以往不思改圖今日不如昨日今年不如前年引至數年之後則必且有指以爲祥而賀之者矣臣恐天心一絶稅駕無所思之及此直欲痛哭而不可得也嗚呼太陽之不可有邪氣之干夫人皆知之有如鄕閭愚夫愚婦之微莫不驚走而駭傳則豈以我 殿下之明聖爲一國之主居萬姓之上而獨不爲之動心也哉如以爲前歲無驗今不足畏則心之所忽卽禍之所起實惟上天誘我 殿下之心使至於此而將剿絶我邦命尚何望哉嗚呼我 殿下豈有是哉臣決知 殿下之隱傷驚懼於中而特未及發之政

乎號令之間耳臣久病神昏有不能為　殿下竭其所欲言者請以聽言一節仰助　殿下修省之道臣竊惟言路開閉為國治亂聖訓賢箴著經載史業已　殿下之所知則臣不欲煩告而其孔子之言見於孝經者尤為明切其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此蓋甚言爭臣之能救其顛危而人君之不可不從諫也雖有爭臣諫而不從則龍逄比干之直果何救於桀紂之滅亡哉所謂七人五人之數非為取足於此也為人君而求助於人者豈不欲舉一國皆爭臣也夫

子姑約而言之而其數若非五七則亦無以救其失
國與失天下云爾非彼以一人而傲萬民能自聖而
好自用不能容一士而受佞言者非狂非昏而何此
主德之所以莫要於從諫也然念進言之道每欲其
君之有善而無過故不須其善而直擧其過勸其君
之改之也聽之者見其臣之擧己過也或以爲誹謗
或以爲怨訕或疑其賜惡或疑其凌侮或疑其沽名
不然不用其言又從而誅戮其身夫望其君之有衆
善無一過豈非誠忠之至也而聽者從之多吝者蓋
私意蔽而滯情易惑也是以逆耳之喻出於經文如

使言之而順乎耳悅乎心則何難乎聽受惟其逆於
耳拂於心故必求諸道而虛其襟然後可以察其心
之患知其言之直也其間雖有狂妄過激者亦因其
人氣質之病而原其心則皆願忠者也豈有喋愚以
文之子持粱肉以餉其父必有澗步違級之失而遷
疑其心之不愛其父也矧夫明良之會莫如虞夏之
盛君臣之際宜無失中之言猶且曰無若丹朱傲曰
無教逸欲是豈故爲過激不近之語以侵切人主之
身哉誠以理宜如此而不得不切戒也如使聽者自
以爲予豈若丹朱予豈教逸欲色拒心違不俞不拜

則是亦僞且逸也何以成舜禹之德哉又其間雖有
懷利沽名者惟當視其言之是非是則用之非則置
之而已亦豈可疑人沽名而先自狹以拒人也昔田
文書其門板曰有能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亟入
諫惜乎千古帝王之智乃不及於鷄鳴狗盜之雄耶
嗚呼人之爲善者必求直諒之友而聞其過惟恐其
不聞其詳而不能盡改也是故改之不已至於無過
人之爲不善者必求便佞之輩而喜其諂諛恐其或
擧已過而必欲自掩也是故掩之不已至於成惡矣
心嘗出於愛身而一則聞之而自新一則諱之而[illegible]

蘊揜而益彰闇而益光究其所歸不啻三里也季路之所以喜聞而程子推之爲百世師者也匹夫尚然而況於人辟乎惟願 聖上加之意焉臣旣泛言若此請復以 聖上今日之過實之臣出外疏遯未聞近事而曾於前冬得之傳聞有云 聖上臨筵有敎曰修理之不時予亦知之誠若廷臣之言者予有不得已焉如果信然則何 聖上不思之甚也臣聞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繹之者曰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

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縱且說矣而不改
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噫凡人之過皆出於不知
不察苟或知之察之而猶不能捨則奚但爲過而止
哉漸於一事而成於百事萌於一念而累於百念臣
實不憂修理之不時而憂 聖心之有蔽也臣又得
之傳聞有云諫臣啓牘有及闕武之不可 聖上臨
筵有教曰此必其兄之誘導也知果信然則何 聖
言之有失也是將欲使諸臣父詔兄勉緘口結舌而
皆不得出一言耶衰季人物鮮有氣節雖使人主優
容導言尚恐讜言之難聞又況加之以收司連坐之

律乎 殿下此言甚非國家之福也至如大臣劉批則致令域內臣民皆惶駭失色寧死而不欲聞又不可謂之失言而已也臣聞魯定公問一言而喪邦孔子對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噫 聖上之於臣僚也如有不平之心厭惡之言則時以無樂爲君之意發之辭命而拒之使不敢開口何 聖言之失有近於孔子之所指乎臣實不憂聽納之不恢而憂 聖心之有累也嗚呼以此三者觀之今日天戒不可求之於杳漠難知之理細瑣事務之末而直可求之於 殿下方寸之

間念慮之微誠願　聖上深懋力克廓然澄清以立
萬事之本以採衆言之善焉噫甚矣今日言路之
開也　殿下之所厭聞孰欲獻之　殿下之所深拒
孰欲攖之意諭色授人皆希旨計前算後動思瞻顧
至于災變薦臻危亡有象而猶未聞有正言直說規
殿下之所失達羣情之所鬱而傳之四方使世得以
知朝廷有諍論之風　聖上有從諫之美以爲觀感
徯望之地也只有一二章劄出於左右之列欲以循
故旨塞官責而已則臣未敢知此固可以慰民情而
答天怒否也又有甚至於蔑棄官責屏去故事而嘿

嘿焉其視時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此豈所以設官求諫之意乎臣聞孟子之言曰無以仁義與王言者不敬莫大乎是今日 殿下之廷無爭臣直言矣亦豈所以敬 殿下者也惟 殿下聽其婉婾康色受之不以爲怒何 殿下自待之亦薄也爲國而使士言遜豈不殆哉亦願 殿下奮然而作惕然而警大開聰明振礪士氣盡收前日以言獲罪之臣以來四方之諫而通治道焉臣受恩深厚報答無路不避病甚言悖之嫌敢陳區區血忱之發幸乞 聖上特賜鑑諒留中省覽不勝幸甚

應　旨疏

伏以臣恭奉　聖旨懇惻丁寧其憂災責己之意足以感激臣民風動遠邇臣以無似久侍經帷雖其知識昏昧疾病沉痼不能推究天人探索奧微以答聖上求助之盛然其目前一二所見平日之所蘊三思千慮欲以一陳於吾　君之前而未得其路者亦有之矣臣方忝近班欲待次對面陳不須煩諸文字又自數日賤患尤甚兩脚浮腫復作委頓私室供職無期實恐轉入危劇精神昏亂終無以出一言報　聖恩茲敢作爲疏章歷陳其類畧其所言有係變通知

賜乙覽有可採擇下之廟堂以議可否或其狂謬無可施用亦乞 聖慈寬恕寢留以弘 聖上隱惡之大度焉臣之所欲言者有十曰畏天之無其實也曰修已之無其誠也曰恤民之無其政也曰用人之乖其方也曰待下不可不以禮曰公論不可不張曰文武不可不養曰將帥不可不擇曰肅靖宮禁曰輔養世子所謂畏天無實者何也臣伏見近來水旱連年災異沓臻乾文則白虹貫日金星經天曀霧赤雪流火旋風甚至霜雹有當暑之積矣地理則地震地坼而山崩海水川斷矣人事則疫癘不息飢饉相仍恒

臣俱恐衆心未固風俗已壞倫常不明將有流蕩解
散之患矣然臣伏見　殿下所以嚴恭寅畏恐懼修
省者未有若商宗周王之爲有時而厭聞頻聽形諸
聲色如前歲風變孔廟顛覆之時責言者以邪論繩
守令以重法雖幸寢收不行凡有瞻聆孰不知　殿
下無畏天之實心哉惟於亢旱之極猝當民物暍死
之急則始乃遑遑然欲以片時之意便望上天之應
實不知致旱之本所從來久矣縱使　聖上虔誠親
禱禱輒得雨終不能快消沴氣永弭咎徵每致無歲
不旱無歲不飢夫豈長久可恒之道也所以祈禱雖

遍而高明之天愈不應　教旨雖切而至愚之民愈
不承此亦無他皆知　殿下之無實心也所謂修己
無誠者何也臣竊覸　殿下內無聲色盡志之惑外
有變異驚心之戒宵旰萬幾之間豈無恐惧自省之
端而然猶未見沉潛學問益自求於身心之內者超
越事業每用力於規爲之末志不爲帥而有暴氣之
患心不作主而有忘助之害偏係之私猶夫前也喜
怒之失亦依舊也實無愚難增益日新又新之效則
何可謂之有誠乎修己也昔漢儒之策曰爲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
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物殖又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
畜蕃由是觀之古人之論水旱之愆豐歉之徵者顧
不在於君心之正不正和不和歟誠願　殿下懲前
反本深留意於此焉所謂恤民無政者何也臣竊念
古之為國者必先行仁政使民生被澤無一夫之不
獲然後敎之以禮義禮義既行然後有以服遠人而
征不享矣雖有只為自强之謀者亦必富民足國而

後可以結人心人心結而後可以備冦敵未有民生
飢餓老弱顛壑而可以固國而禦侮者也今 殿下
則不然國無儲畜而未聞節用之道民有流徙而未
有安輯之方經費已竭無以備不虞而需倉卒生靈
益躋不免樂歲飢而凶年死其所日日講求而汲汲
者乃修獘練卒等事也是所謂鞭臨死之骨責之以
禮義驅困飢之魂禦之以強冦也理有難行勢所難
成人心之日散邦本之日撓何足恠也誠願 殿下
察本末緩急之序而行其所宜先者焉若言其行之
之先則勸農賑乏之類是也若言其去之之先則宮

家田主之奪民廣占士夫庄業之與民爭耕之類是也亦宜遵用舊典優給俸祿使足以代耕也所謂用人乖方者何也臣竊惟古之用人將欲用其道故必先歷試以職察知其賢然後以此陞進君臣合志事功易成雖舜禹之於皐夔亦用是法今我朝則不然命德之器率因賞格而得淸華之選盡由世閥而占守令之除皆是請托鎭堡之將全不揀擇是故居卿宰之位者上非得知於君下非屬望於人但委之於自己之命在臺省之列者自謂地分之當然人知榮身之私物乃至以不得者爲恥共理之良任他循私

禦邊之重或寄賤隷勸懲之道何從而立黜陟之法何處可施以此治國寧不削弱稽之前史明哲之君施賞於其臣者非有課最之績闢地之功則未行封爵之典有如直言之褒亦止於賜帛賜米則其他可以類推也至若用文之道請依愚臣前日所陳先除守令察其能否而陞遷有級用武之道請依先正臣李珥獻議先除權管察其能否而陞之萬戶僉使文武諸臣一功皆從此兩道則未必無少補也何謂待下以禮臣聞傳言君使臣以禮君者上也臣者下也以上使下猶必以禮者何哉人君居天位理天職而

所與共者即天民之賢者則待賢以禮亦天理之當然也待賢而不以禮則賢者必不爲用矣不以禮而不去者貪祿之小人也終必導君於惡亡國而後已也是故古之聖王尊賢自卑而不爲屈古之賢士守道自重而不爲倨今 殿下則不然罵辱及於宰輔扶責加於卿士斥之使去招之使來威制摧折無不如意仰惟 聖心必以爲馭下之得其道是足以尊主而治國矣殊不知禮義廉恥已盡消壞於下而主勢亦爲之日卑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使公卿大夫而皆喪失廉義則雖快於一時承順若或

浸至於後君之患當如何哉求之古史歷歷可監臣不欲明言也臣於往年面陳尹絳不可決挾之意而殿下不從其後絳蒙叙眷任不衰豈有宰相出而受撻於市衢之中入而許讓於厦氈之前也前年側聞筵中嚴責相臣金堉之非辭旨太薄有非禮待之道近者又聞李時昉被暗訴之詆堉 先朝老臣而居股肱之位時昉亦 先朝勳舊而受肺腑之任 殿下苟知其人有不可用之實則以禮退之可也豈可待之如奴隸犬馬然不許其去又從廹促而役兩臣亦不敢引義自處將使滿廷諸臣惴息怵心惟命是

從而莫敢矯非則斯豈非亡國之道乎其他侍從諸
臣之前後被譴者亦不可一二數也昔漢高豈不識
知人善任哉猶以善罵之故四皓亡匿子房辟穀安
知今日亦有亡匿之四皓而義不辱於 殿下哉誠
願 殿下留心睿思焉何謂公論不可不張臣聞古
者君相行政於上而在下者得以議其是非君相又
從而採其議而用之其合於萬人之心而出於萬人
之口一同而無異者乃所謂公論也公論之在人心
猶水之在地中水可壅也而水脈不斷人可殺也而
人心難泯是以公論之所在則不可以匹夫而輕之

不可以鼎鑊而威之如欲强而制之則其禍立至必
須採其公論恢而張之然後上下和悅人心自服也
其間或有一時浮薄之論假托公議鋒焰雖盛然非
即於萬人所同之心而出於一時主張之口在上者
苟能辨而明之則有如行潦之易涸浮雲之易過何
足憂也仄聞 聖上臨筵累以士論公論名流名士
等語闢之太峻斥之太嚴若果有此 殿下此言甚
是禍國之道也自古人君厭薄公論欲成己私者多
用此語奸臣桑之餙爲獨斷國是之說卒致危亡者
滔滔皆是仰惟 殿下亦必講明於此矣今 殿下

惟當於此等事辨之明之審察其論之公不公如何耳其論果合於公則：殿下雖挾萬乘之勢難奪萬人之心也其論果不合於公則不過煩殿下一言之辨而足以定之矣豈可許以公論之名而又加以擇闡之嚴至使聽聞有以疑惑也萬一小人俟隙真以爲 聖上厭惡公論媒孽釀成則清流濁河之禍不難致矣誠願 殿下留心默省焉何謂文武不可不養臣聞養成人才猶養成材木雖有美質苟失其養無以成就理勢之固然也即今朝廷其於培養人材之道蔑蔑無聞此所以人材之難得也臣之前後所

陳未嘗不懇懇於此而廟堂不察本意以爲難行臣
實欝焉臣請於闕內或闕外閑廢公廨設爲一局令
以專經文臣被抄諸員每員每月七日就直讀書而
所讀之書則許其所願而無出於四書五經之外選
宰臣中有文學人望者管其事每七日替直出去時
進去考講而使講者只誦正文不誦註釋以其各人
所誦通不書單入啓若其一日所讀簡編多少則斟
酌定式一書既畢又改他書專經殿講之時亦以見
讀之書取講則一月七日之暇不至於廢廢職事而
逐月所誦之書猶勝於終歲不講之憂其於養材之

道似有所益矣武臣則請依臣前日所陳胡瑗故事令於出身之初從其所願或學兵法或治器械或膂力或材藝分隸二局如文臣分館之規而無論文武擇其曉兵家者教授考課試閱勸督每歲自本局推薦其才能居首者然後兩銓始許通仕則不數年必有成才之效而亦可防末世循私之弊矣何謂將師不可不擇臣聞用將之道兼用文武之士蓋文士不可只用於治民武士不可只用於治兵求之古史亦可見矣況人君左右之臣莫非文士一朝有緩急之報則徒持文墨議論而茫然莫知所措亦豈所以爲

長遠之慮乎臣謂宜擇文士中有識量計慮者間除邉閫之任使士卒有以豫附及其遷任還朝又不論以才局待之使置諸侍從之列朝夕告猷則吾之所謂禁中頗牧者亦猶此也其曰肅靖宮禁者今之宮禁即古昔帝王齊家之本也嚴宮禁之道非一而未子之告其君先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爲戒盖由還之言易以惑聰亂明而其所從得者不正故自古離君臣之契啓讒譖之患者皆由於此忠臣志士之所共賫恨而隕淚者也至如昏庸之君乃欲因此陰得臣下之情以爲御世之術不知反受乎側媚親押之

戕自賊其手足股肱而猶不悟寧不悲哉臣嘗比
聖明之世豈有過慮之憂而區區憂愛之誠竊自附
於朱子陳戒之義伏乞 聖上加意焉其曰輔養世
子着世子國本實係他日之治亂而三代以後輔養
之道甚爲踈略漢之賈生宋之朱子言之備矣至于
我朝則踈畧之中尤爲踈畧臣愚以爲雖不能延致
四方之賢俾任調護羽翼之任亦宜極選朝臣中謹
厚沉默有學有行者授以講職不許遷動不許遷考
間或移除他職者亦令兼帶准許自說書陞司書自
司書陞文學次次轉陞以待東宮朝夕講而引接[illegible]

時則必有薰陶之益矣伏乞 聖上加意焉臣旣瀝披肝膈条陳及此而病憊神昏不能詳悉瞻望 宸陛但切兢惶仍念臣無才叨祿恒切愧恧剝又病劇陳力無路仰惟 聖慈必垂哀矜亟賜遞免得延殘喘待其痊復卽令供事則臣敢不受恩嘶感以死自效臣無任懇迫屛營之至 答曰省䟽具悉憂愛之識不但切實於時弊寡躬之闕失備悉不遺予用嘉歎可不體念事之施行者亦令廟堂議處焉且前之前後時䟽如是勤懇今日亦有亡匿若無乃用耶爾其念祖先仕朝之義更加調理察職

因 批旨來安辭職疏

伏以臣昨奉 聖批俯納愚忠特恕狂妄却其疾病

之辭責以分義之嚴臣承命感激措躬無地卽其中今日亡匿無乃爾耶之訓尤非臣之本心而有非賤臣所敢聞者臣誠惶誠恐旣驚且駭不覺其背汗而心慄也益臣愚意竊以爲君臣之際禮義之所由使事之道治國之所爲本上一失則有徼慢之過下一失則成貪冒之罪苟不謹之於始上下交戒以礪一世則其流風遺禍終有不可勝言者矣臣伏見近日 殿下所以待臣隣者有違於古昔以禮之道雖在公卿之重侍從之近苟一言一事之有拂於 聖心者則待遇太薄辭氣太肆只欲如犬馬之加鞭策

奴隷之責奔走而已嗚呼人之賢否雖異其於古今人之心則無間於古今得之本性皆有廉恥使其折辱譴責無所不至則何由發舒其氣振作其心自立於禮義之場而能盡其事君之節哉古人所謂興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亡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者豈可不爲之寒心哉設使在廷之臣不愛官爵廉恥自將有如宋臣錢若水之爲者亦必有以上裕聖衷下裨世道而顧非臣等之所能也此固今日臣等之罪而亦恐 聖上今日之病根有在於是故敢以漢高四皓之事陳戒於 殿下實恐 殿下狃於

今日將復以是待四方之士而拒人於千里之外也臣之眷眷納忠之意只在於此爾乃如小臣身微迹賤無所肖似惟畏威命懷戀恩寵宛轉徊徨於周行之列終欲一效其犬馬之勞奔走之力者豈敢一毫自擬於商嶺採芝之高蹈以辱古人自取衆唾哉特其疾病之迫情勢之蹙不免請告之頻而顧有此情外之嚴命况之以古人之事責之以世臣之義仰惟父母之慈愛出於一時眷愛之戱而反顧循省亦豈臣心之所敢安者哉敢冒萬死罪露肝膈伏乞 聖上亟遞臣職以安微分使卒全其危病之踪以爲他

日報效之地亦豈非 天地生成之賜也臣無任惶憫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所懇予豈不知爾之心哉聊試之耳勿爲惶恐辭職

辭校理仍陳所懷疏 不果上

伏以臣頃奉朝旨幹事南漢軍需所重戎幕所督嚴不敢以病爲辭往還之際奄經一旬觸熱行暑傷風中濕腹脹益甚嘔泄無數元氣大敗精神如失以臣狗馬之賤疾不宜更煩於 尊威之下而情勢所迫亦不得不乞哀於 仁慈之天特垂矜憐亟遞臣職俾得專意醫藥千萬幸甚仍念臣今所經之路實前所居之鄕也向臣承召而來正當旱極四野焦赤苗

習禱矣今臣奉命而出則焦者蘇赤者青勃然而興
沃若而茂曾不兩月轉移若此孰不曰吾 君格天
之誠愛民之驗歟臣乃知天人之際其理甚近念慮
之微所感實顯而又竊伏覩 殿下不自滿暇警戒
無怠修明政事振肅綱紀軫恤民生疏釋刑徒招徠
賢逸聽納忠直此誠商高周宣之事而 殿下行之
殷道之復周室之興其可復見於今日矣臣以無似
久侍幃幄朝廷治亂臣實預其榮辱幸遇昌辰獲覩
盛德誠欣誠懽曷勝區區然臣聞之難持者志易衰
者氣雖厲於一時而不固則弛雖奮於一事而不充

則餘臣竊以爲當此　聖上奮厲之始正是羣臣進戒之時而臣既待罪近班職宜先事有言者也臣請爲　殿下益勉其已行之善豫戒其將然之失夫刑賞者人主之大權而賞主勸刑主懲勸有褒榮懲有誅辱用之者甚易而受之者有大苦樂焉是以古昔帝王慈賞而尤致慎於用刑即其罪疑惟輕之一言而可知聖人之用心矣今之用刑多因喜怒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假豫之言雖敎仁厚威怒之發專尚刻薄以故受之者不服見之者稱寃雖　殿下行之而亦不無自疑之端矣及有災異之作感

言用法之過 殿下內囯自疑之端外循群下之情許施大霈之典然若下戶殘氓流徙抱冤者與他 殿下平日所深惡者則或不得霑惠至有罪而倖免者間亦有之而連年累赦徒啓小人之幸心旣滋縱滿未見刑措之有日此豈 聖世之令則可行於久遠者哉誠願 殿下自今改圖慎之重之毋蹈前轍以彰新化求賢之道在於知人任人之方貴乎相信不知其人而徒用虛禮則後必傷君臣之義不信其人而惟欲專任則終必離際合之契是以古昔帝王求之也誠故得以知其人知之也明故得以信其人

任之不疑用之不貳上無擅權之忌下無逼勢之憂共成至理同享太平今之用人初無遇知之實更聽是非之口泛循衆望之推特假一時之色進之汲汲退之邁邁或至積年信任而一朝遣斥片言獲戾而平生見疑此豈有他哉良以 殿下褒而用者未嘗灼知其善斥而去者未嘗灼知其惡其褒其斥常在於半信半疑之間自不能決定而見於與奪之著者若是其相離則在下者亦何敢必 殿下之我信而盡其心哉誠願 殿下自今改圖勉哉勗哉先盡吾誠以感人心凡此二者即 殿下之所已行而臣欲

望加勉也臣聞閭巷之間盛傳後苑馳騁之說而至
以為 殿下親御鞍馬臣決知 殿下不至此矣然
念 殿下欲試廐養則自有主者何不付之所司如
欲一番親閱則亦宜與左右侍臣同之又豈可顛臨
宮苑私令宦官武夫走馬馳突於淸肅之地作一無
名有害之舉以起愚氓之惑哉萬一不幸有近於傳
者之說自輕萬乘變生銜橜則今日滿庭諸臣將盡
為袁盎之罪人而使 殿下為文帝之所羞此豈臣
等平日所以事 殿下之忠誠哉茲敢不以所聞之
訛誕為疑而冒進其說如此誠願 殿下深懲猛省

而戒其漸焉臣又聞閭巷之間盛傳宮中私宴之娛
而至以爲輪日設會此則臣亦疑 殿下有此也古
禮人君有家人之禮而施之宮中使 殿下畧設一
日之會以接骨肉之歡則求之情義雖無損失顧今
艱虞之缺實非逸豫之時則有識之見尚憂其微矧
於此際輪日辦具務勝較侈肆縱爲樂於中無復一
毫撙節之意人心天意果如何哉抑臣之所以信此
者非敢妄疑 殿下其實有所見矣有若身居大臣
之位至爲駙馬之家設膳之用而遍求華器於譯官
之輩衆目所覩誰不爲言傳之遠近聽聆俱駭必以

爲 殿下喜宴樂而大臣從而收譯官之器以供之
此誠惜名一節之士所不欲豈以我 殿下聰明睿
智之聖而遽欲以身當此哉臣竊計 殿下未及察
乎此耳夫以九重之邃一事之差而爲累於外致煩
於人者若此其顯可不嚴哉誠願 殿下反隅推類
而戒其微焉凡此二者卽 殿下之所將然而臣欲
望 殿下存戒也嗚呼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民之
値聖人之時甚難 祖宗之建創造之業有所望於
後孫者爲甚切天旣以聖人之材付 殿下則民亦
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判我 殿下仰思所以紹承

祖宗俯恩所以貽藉後世者亦豈有其量哉誠願
殿下自愛而成德自強而勉業終不失聖人之名而
副天人之望慰　祖宗之心焉臣愚不勝惓惓惟
殿下留心省察臣無任懇切屛營之至

玉堂論書院劄應敎李正英校理安後說副修撰睦來善同參

伏以臣等伏見近者忠清監司徐必遠狀聞外方書
院之弊多費辭說至請更改而禮曹回啓遽從其請
稟旨行下其間實有不允於輿情致駭於羣聽大有
傷於　聖朝崇學尚賢之道者臣等請得以陳之夫
自三代以後敎學廢弛縱有國學縣校之設徒存其

名未見其實又以佾隸公家而事體多妨講習不便故窮鄉有志之士不免抱負墳策遁迹於山林巖谷之間此書院之所以不得不作而實朱夫子之所倡始而激勸者也院宇既立多士聚居則講讀古言追思古人感發興起之心爲可已乎於是而取先聖先賢之爲後世師範者及其鄉之名儒君子爲後生所瞻仰者設位而事之春秋而饗之則何莫非振起斯文奬成人才之道而要其歸則乃國家風化之原也然立院之本在於修養人才而祀賢之禮由院而出故有院而無祀者亦多有之矣我東立院之規倡自

先儒李滉後學效慕其制浸廣而非敢妄作蓋追朱
夫子之遺意也嗚呼天下之事行之之久無有不弊
則書院之設亦豈無一二可言之弊乎然今佛宇梵
宮遍天下倡率無父無君之徒坐奪良民之食者動
以千百計而未聞有汰之者乃獨於學院儒林之事
必欲毁撤而省約之論罪而設禁焉使諸生沮心而
喪氣莫定其趣向則是豈 聖朝之美事而可聞於
後世者哉若曰院祀之中有非其人而不宜享者則
議亦然矣古人亦有言之者曾在 先朝儒臣金長
生蹟擧金彭齡郭詩等名以斥其謬朝廷旣許黜去

而本道尚爲一二鄕豪所格不能快正而近來士論亦以柳根等之不合於祀享爲言則身爲道臣何不採取公議直擧某某以請黜之而混將先賢錄于狀尾幷欲裁貶若是乎嗚呼書院之設非爲祀賢而作則以一賢而疊入於諸院者寔可見其人之爲後學景慕者深何所惡於此而必毁之而後已也創院之久遠將百年近且數十年卒然一朝而夷其俎豆之場埋其祀享之版而亦去聚講之生則果可以即人心而合天理乎一年兩時之享所用羞饌只若干品耳雖非賜額之院爲其地倅者略備蔬菜之種以助

鄕賢之儀有何所關於縣邑之盛衰乎至於豬羔或
給或否邑各異規尤不足以此爲言而借令朝廷憂
此豬羔而廢祀賢之禮則其間輕重果如何哉春秋
重民力故有役必書而至於泮宮則聖人以爲民力
之所宜役而特不書之役民且宜其可屑屑問祭需
多少之費哉國家之於道學之儒節義之士備加褒
贈廩祿其後者將欲激勸一世而今反禁抑後學鄕
人使不得誦法尊尙焉則亦豈廣敎敦化之道哉至
如鄕賢之祠乃是鄕人之私議尤非國家之所宜問
者也今有勳勞於國者亦有享功之典爲其酬報也

今有賢士於鄉以率其子弟後學而其遺風善俗足
爲一鄉之矜式則作數間屋薦兩時祀令鄉民數人
守之何損於公而必禁之乎若謂之設院太多尙名
蔑實則此後創立必稟聞而後許亦或一道而立法
科罪已云太薄至此濫祠無乃悖乎國之春官實掌
一代之禮而乃於學校重事不復致詳而裁處只從
其狀但請施行則此尤臣等之所不敢知者也所謂
守院之人各緣其地之形勢故多寡亦自不同而或
有至於百餘戶者誠濫矣宜定限數餘當汰定軍役
而但今所定殊甚略少必不能周旋於備祀待士之

際亦不可不更加酌處俾無多士落莫之歎也且合
諸院中亦曾有 先朝賜給者若此之類尤不宜到
今節省以傷事理也伏乞 聖明特加釐察改令該
曹商量處之不勝幸甚忠清監司及該曹所為不可
無糾正之舉請忠清監司徐必遠罷職禮曹當該堂
上遞差取進止

行殿劄子

伏以臣等伏聞 聖駕拜謁 孝陵又將 親臨昭
顯世子園所特旨宣下辭意懇惻寫盡 宸衷瞻聆
所及莫不感淚若其精誠所孚感動幽明發見寤寐

理無違爽則益可見友愛之 聖德追念之至情無間於存殁矣臣等忝侍近密伏讀 教辭尤不禁其無從而隕自然而流也第念 駕幸園所曠世未聞其間儀節莫見古例禮官無所考據大臣只陳便宜終不知其合義而中理也臣等謹按漢史章帝巡狩至東平親幸獻王陵祀以大牢親拜祀坐哭泣盡哀夫獻王之於章帝以親則諸父也以分則臣子也章帝以天子之尊拜諸侯之墓用家人之禮而後之君子不以為失今 殿下之於昭顯以親則兄也以分則非臣之比也又 殿下之在潛邸曾有尊事之義

則諸父與兄所敬同也天子之於諸侯 當宁之於
先朝世子其分似異章帝既拜於獻王則 殿下之
拜於昭顯似非過禮臣等謂宜 殿下親祀酹酌以
伸至情仍行再拜禮羣臣用平日所事之禮然後方
合於情文也伏乞 聖察取進止
陪侍野次不能具禮謹依古人升殿劄子之規短
紙寫出懷袖投呈不勝惶悚之至

請於停講日進故事䟽

臣謹按宋制有令經筵官遇不講日進漢唐故事十
條實當時學士蘊頌之所建白也想其愛君勉學之

識不欲其有一日之間斷而要其意則讀經之餘看史之法也其事易行其慮深遠可為後世規臣於前歲屬病之日草疏欲陳旋懼僭猥竟未能果焉後又考之宋儒真德秀文集則其所進故事二條載錄於其中臣讀其書尤不勝感慨焉今臣蒙恩復叨講職謹寫作一本仰供 睿覽因請 殿下亦命講官當直者若值停講之日則各取故事一二條上自漢唐遍及歷代以至我朝凡事之可法可戒者搜閱寫進 殿下試於萬幾之暇加意披覽又或送于 東宮閱看其有議論是非之可擬者亦望諮詢於他日開講

之時又以副本留于館中及其所進文字數多之後又命館臣裒集删煩分類作編以便 乙覽則必有開卷之益而抑或爲 聖學之一助也臣於所目登對之時擬欲面陳卒患眩暈泄痢神氣昏亂憒無以條台緘懷退出耿耿未已謹此具疏以聞伏乞 聖察且臣昨於筵上略陳贊善進善乃近來新設之官設凡於朝儀無素定之法入侍書筵與諸宮僚同其坐次外議以爲贊善則堂上官也雖與賓客有異其坐次待接亦當與堂下官差別云請令禮曹定奪者乃臣所陳之辭也及見注書所記則少有差誤臣因

其所記文勢顯改而臣既發待接之語故泛以接待之禮改下矣伏聞入啓之後宣旨劃去此一句臣不勝惶懼失措之至蓋臣本意以爲賓客則二品故世子待以優異之禮今於堂上官又殺一等其進謁也世子略示容色爲答或立而受之如正至受賀之禮似或合禮欲以是仰陳而病作氣乏恐致言語倒錯只發待接之語而聲音未瑩不能徹聞 聖聰臣誠惶恐恭俟鈇鉞臣不勝惶懼屏營之至

請百官喪服遵用古制疏 已上

伏以 大行大王誕膺駿命臨莅我東十年於此感

德隆仁阜絕百王深恩大澤降浹民心今日禮陟民
神震動深山窮谷莫不奔走號泣而弓劒莫攀昊天
靡極卽今日臣子之所可自致者只在於循愛敬之
實盡方喪之制少伸其如喪考妣之慟而凡我 邸
下所以事死事亡繼志述事行其禮盡其道聿追
先王奮庸之大志爲建極凝始之大端以仰則文武
周公之大孝下副羣下顒望之大情者亦不外是而
求之矣臣竊念今之言者請行古禮臣服之制者卽
周公之典禮中經朱夫子參酌古今討論潤色之者
實萬世不易之定訓也爲人臣子遭君父之喪者舉

而行之豈不卽乎人心之安而得乎天理之正也特
以國令不備臣下有不敢私爲之服令 卽下居可
爲之位値可爲之時擧而行之特一號令間爾本於
禮經順於人情循乎天理揆乎時義有何窒礙難行
之事也今之大臣有所持難者秖以 時王久遠之
制不欲矯革固不爲無見也臣愚竊以爲喪制之不
古久矣自漢文短喪之後中間帝王因心特見斷以
行之者晉武魏孝文宋孝宗數君而已然皆不得盡
擧先王之廢典而達之於上下尚不能無憾於後世
君子之論惟我國朝喪禮最爲近古宮中外廷皆有

斬衰三年之制實漢唐以下之所未有也特其間制度之間有不能盡稽古義而或妨於大體者今日之請因非大段矯革之事也且自古國家之興創制立法不能無有待於後之人者繼世之君隨時改作變而通之有因其可因而改其可改者亦古今通行之義也昔我　宣祖大王從儒臣閔純之請特改卒哭後爲帽爲帶之謬當時廷議不愜宰臣中至有流涕而謂之時變者然　宣祖大王自揮乾斷不以是撓改自我作古永爲後法至今臣民不以　宣祖之輕改舊制爲非而皆以　宣祖之大斷從禮爲美蓋循

常習故不欲改革者固人之常情而憲天法祖因時
制宜考其得失而去取之以之通變袪弊不失先王
之意者誠帝王之事也朱夫子所謂脫去千古拘攣
之陋定爲百王永遵之式者正謂此也 宣祖旣已
行之於前而 邸下不能行之於後則果可謂善述
之道歟臣嘗從講官側聞曾於胄筵進講孟子滕文
公篇討論喪制從先之說 邸下有曰禮是文武之
舊而滕乃文武之裔短喪之制雖出於滕之近世三
年之禮亦滕先祖之法也均是先祖之法則毋寧擇
其是者而行之斯言一播中外傳誦皆以爲 邸下

高明之見卓出前古也今 邸下値終天之痛當自
盡之日如欲復古聖之禮盡愛敬之道俾無憾於大
事何不洪 祖宗之盛典法聖賢之遺制遵 宣祖
之遺意廓平日之明見以爲造端立極之地也孟子
所謂是在世子者臣敢爲 邸下誦之况 大行大
王天錫勇智閱歷事變凡義在可行事在不疑固不
欲拘牽踵習因陋襲俗爲漢唐以下中主之事也
邸下於平日亦必有得之於問安視寢之際察言觀
色之際也臣竊恐我 先王在天之靈亦不無啓佑
覬望 邸下此擧於冥冥之中也卽今臺章旣停公

議不行羣情鬱抑無以宣達臣侍從十年受恩隆厚
實非諸臣之比粉骨糜身無可報効有懷必達有言
皆吐此臣平日所以事　先王者也今日敢不以是
而事吾　邸下哉言至於此尤不勝痛哭焚裂之至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箚

請治金南監司狀聞佛汗之罪仍毁佛像以息妖訛疏 壬寅

臣即伏見金南監司李泰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乎係變異云云臣不勝駭然憤慨也夫自正道衰微異教興行惰業之民髡首授跡日以益盛惟其益盛故又爲之造言興訛無所不至乃以冬春之間霧露之凝濕於金土之像者强謂之出汗惑亂民聽動搖民心其爲情狀誠可痛也爲道臣者所宜據法正

罪以息邪言以淑人心今者泰淵猝聞僧徒譸張之
說便生疑惑至於狀聞有若真有是事其無識見甚
矣請命有司明降指揮全南監司李泰淵則從重推
考所謂出汗佛像則并令邑倅一一碎破以滅其像
造言僧徒則按以邦憲永杜異類橫恣動訛之禍千
萬幸甚臣忝在諫臣之列目見妖說惑世不勝駭憤
適緣僚員有故未即論 啓謹此具疏投進臣無任
憤慨激切之至

因禮曹回 啓更陳所懷疏

伏以臣蒙 恩受職辭 陛渡漢夕投廣州府則院

吏以臣所上疏本禮曹回 啓之辭追示於臣臣再三閱讀益不勝駭然之至臣初意此事只出於僧徒之譸張而道臣不察事理率爾狀聞其在朝家事體宜有別樣處置以鎭物息邪而全不料左道迷世末俗好惟己至於膠固難開而致令禮官又作如此之言也臣雖不武亦有嫉邪惡惡之腸請有以詰之夫所謂災異者乃失常乖理之謂也天道失常則謂之天災地道失常則謂之地變人道失常則謂之人妖至於草木禽獸之有乖正理者皆然古之聖人事天事地而治萬民故言災異者以人事之災為重天地

之變次之草木禽獸之變又次之前史之所謹書時
君之所深憂每在於水旱飢饉切至之患天地人事
悖常之變何嘗有以佛異爲言者哉自有佛以來初
亦無所聞及其末流浸盛乃有某佛有異應某變某
佛有神應某驗間出於齊東弗經之錄然亦有處此
者宋時邕州民俗流傳州有一佛像動搖則必有邊
患及錢師孟知州又言佛動師孟投其像於江中民
訛止而驗應亦絶以臣言之今日佛像出汗實如李
泰淵之狀有係災異必有驗應亦可援師孟爲證而
毁滅其像止訛絶驗也明矣隨事處變惟在得宜前

例有無豈可論也今日之惑於被說者至曰不須以
佛看佛只宜論以土木之妖可也遇災而驚動乃人
君修省之道豈可作此毀滅之說以啓吾　君忽災
之心以防四方災異之奏哉臣竊笑之卽今天災地
變草木禽獸之異無所不有而飢疫方急民死載道
則可驚之甚者莫先於此又何可借災於佛像譸張
妖說惑亂民聽以撓動八路之愚蠢自取意外難測
之禍哉自昔衰季之世何嘗不執左道假神說以亂
民乎設令佛實有異可驚可戒凡人之妖者衆必棄
之物之恠者人必去之草木禽畜之作異者人必以

為不祥而一切毀殺之使不復存誠人事之當然今佛作祟則毀滅其像使不復存亦豈非當然之理乎至如僧徒之請按邦憲者臣亦有疏請復詳陳我國僧徒之造佛像者例皆用土為質加漆其上復塗以金故每當霖潦則濕氣凝結點滴或值冬節不寒故斂不嚴則霧露所鬱蒸氣成水實與暑霖無異深山老僧之所共常談此不難知試以漆器置之汚濕之地則凝濕化水點滴如流人所共見何獨於佛為靈且異哉彼塊然金土之像假有人形故見凝濕而強謂之出汗必欲比同於人以惑聽聞此非妖訛而何

項於己亥歲臣受任東萊府時道內海印寺有此異云僧徒來告邑倅則邑倅不復按其虛實而直報監司監司亦不問其虛實而直奏以聞其所驚動尊信有倍於他災於是各邑諸寺之僧各自以所奉之佛不出汗為恥轉相興訛皆言吾佛亦汗不旬日以佛汗來告於監司者數十輩臣於是歲三月蒙 恩上來歷見監司則監司方與僧徒說此臣答之如上所陳之言又勸令按其虛實則僧徒對以吾佛之汗在於正月之初或曰在於正月之望皆以過數朔為言欲掩其跡而揚其聲其心所在尤可知矣自此之後

愚蠢驚惑一道喧然皆以爲大禍立至奔走騷動此實臣之所目見而亦嘗力言朝家處置之宜一如昨者疏陳之辭則其時聞臣之言者皆以臣言爲正蓋臣意非但爲闢異敎息邪言而已也凡民無識畏佛甚於刑章敬佛甚於官吏爲佛舍施不愛肌膚今聞其出汗其心致異亦有甚於天變日蝕地震也愚民固不足說朝紳之中亦不無疑惑之心故禮官之議亦如此也今日國事視己亥何如也法綱視己亥何如也人心視己亥又何如也臣實恐今日之禍不但止於惑世而亂俗也緇髡之徒其數不萬往來諸路

恣意譸張遠近惑聽愚氓駭動當此民飢流散之日助其愚亂爲盜之勢則亦豈下於彌勒下世之說耶惜乎禮官無明識遠慮務引諱災之說欲以防言者之口而誤　聖上之聽也假令悉如禮官之言有關後日之弊人君所敬事而致愼者在於天在於地在於人事之常在於草木禽獸順理與否也僧佛之異不復奏矣　晃疏之前者果何歟於人君警災之道至古今國家又豈有人臣爲佛盛稱至以某佛某殿十王等言形諸奏狀以褻其君之視聽也哉只知尊佛曾不知反嫌於尊君之道可謂無識甚矣禮官又

從而為之說以抑正而助詭臣實為 聖朝恥之伏
惟 殿下聖學超詣察理至明必不爲無稽之言所
能蔽更乞夬賜裁斷將臣前疏所請一一施行嚴責
禮官以明是非使人心有所恃邪說不得作絕將萌
之禍立後世之防臣不勝大願臣雖已辭 陛出外
尚帶諫官之名區區爲國之誠不得自抑敢冒瀆
封疏上聞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秋序已[illegible] 田畝盡收打量之舉一日爲急而緣
臣本職未解不能專察均田之任以致妨廢重務事

多稽滯又將巡歷列邑與之面議指授而諫官事體
與庶僚不同不敢仍帶出外茲上乞免之章略陳難
便之勢伏奉　聖批以勿辭隨時往來為教仰惟
聖意優假言官不欲輕易遞改有非如臣濫叨者所
當得而其受　恩則為至厚矣然念諫諍之臣實有
補過匡救之責故不敢一日離其職　國朝故事臺
諫有闕則即日召政官差出其不欲一日虛其職者
其意豈偶然哉今臣素乏諫諍之姿固不能朝夕納
誨而忝在諫官之長離違　禁門久曠言責豈國體
之所當臣心之所安哉抑臣私義又有所不敢苟冒

於諫職者古之人臣事其君以言用而身廢爲榮以身用而言廢爲耻今臣常竊以爲今日之第一急務莫如開筵第一巨弊莫如宮庄 經筵開則 聖德可以成就宮庄罷則民怨可以永息臣之登對之日首陳此兩事則 殿下一可一否而不聽踰旬 經筵尚未開宮庄尚未罷其已可者猶不肯卽從則於其否者況敢望克去己私而俯循公議乎欲防後弊論一道臣而宰執爭起而沮之果可謂重臺閣而尊朝廷乎禮與法本乎人情故凡吾之所不忍不使人强爲遭其大父諸父兄弟及妻之喪而亦不得盡其

情則是求忠臣於殘忍薄行之中而孝悌之教無所
用矣況臣所論只舉期喪則其遭大功以下喪者皆
不得出哭如常禮顧非所以重吏事而嚴名分乎至
於父子天倫也天倫一亂則君何爲君臣何爲臣
明宗朝受敎爲禁罷繼而定一時權宜之制 仁祖
朝受敎撥據古禮而立萬世經常之法今 殿下不
究 兩朝受敎各有本意因一大臣獻議不明許循
世俗悖理之私壞已立之法亂既正之倫從此僭亂
之類作矣臣之所陳證先儒已行之迹遵先正已定
之論敢請申明 仁祖朝受敎而盡正其不如法者

不惟不能正違法之人乃並與 先朝立法而盡壞之是亂一世父子之倫而使 殿下得失禮之名於天下後世者皆臣之罪也臣雖萬被誅戮亦何以自贖哉臣以狂愚微賤不能見信於 上下區區願忠之誠終無絲髮之補而自取狼狽貽累朝廷有何心顔欲為榮身之計揚揚然呼唱於内庭外衢以冒言人之恥哉伏乞 聖明諒臣衷懇遞臣本職俾得專意均田之事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愧屛營之至

嚴旨後乞遞職疏

伏以臣等作事狂妄重觸 天怒兩日之間雷霆震

叠前後　聖批無非臣子之極罪其在分義固當屏
伏待譴而適值陳賀大禮時刻漸逼且承　傳敎使
之進參天馬之情亦欲少申歡忭之誠強顏就列不
復知有羞恥事玷辱名器臣等之罪益大仍念以怒
加人自敵以上猶且不敢況子而怒父臣而怒君乎
殿下疑臣等至此臣等死有餘罪然　聖上尋訑雖
未盡釋而開示之端匪怒伊敎臣等亦何敢不自盡
於　天地父母之前也臣等請對之日初未知　聖
衷之趂度而引接久停之餘諫院多官專欵請對事
體既重　聖批又以微感發汗爲敎且內賜對亦是

前代美事暫時引援恐無所妨區區之望實在於此顧慮之意非不至矣而遣辭未瑩因此轉激此又臣等之罪也今臣等廉隅所係罪名實大決難仍冒諫職　聖朝待下亦豈不念禮進義退之道哉伏乞聖明亟削臣等之職仍治臣等之罪以嚴公法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請勿刪去李時術供辭疏

伏以李時術之無罪就死朝廷之所共傷惻而一為彼人所持終不能救至如供辭又被彼人恐喝輒為刪節使將死自明之言又不得辨白旣過累日之後

彼又必欲以知情二字為其罪名而朝廷形格勢壓不得違拒并皆一從其言嗚呼時術之事業已以死斷之則供辭之刪否罪名之如何今不足論而第念在我之道為彼所賫殺一無罪之臣已所不忍又至於刪其所供勒成其罪則尤豈非無罪中之無罪不忍中之不忍乎此誠天理人情之大不安處將何以服人心而固國勢哉臣愚竊以為凡事以實不宜容僞彼雖難以義理開說亦豈因此一事遽欲失一國之歡哉今若諭於彼人曰我之待大國未嘗不以實前之不察一如時術所供義當悉陳實情以後大國

處分又將別具一·奏備詳從前事狀以明其非一時邊吏犯禁之由而仍請改設把守若不及今辨與之剖判則又恐因此展轉遂以疆界為言更有無限不好事也今雖云云則彼亦何辭以拒乎如彼無以救時術之死如此亦無以救時術之死而然必如此而後方可無媿於義理而必彌其後患矣在我所處只當盡其所當為而已此後操縱在彼雖非我所可容力猶不至於喪吾之本心也且我怵迫威喝惟其所言不敢爭執馴致他日視以為常則一价一譯少有拂意輒搆罪名加之人人終至於不保臣民而後

已勢雖至此亦豈可不顧慮後之道乎臣當此　主
辱之日憂憤之切寧欲溘死得閒查事節節漸加操
弄日甚區區所懷思欲仰達而不敢累煩請對玆具
短疏謹昧死以聞

辭職仍請急舉賑政疏

伏以臣猥陳衷悃冀回諒　恩微誠莫格　温旨不
許顧念私義益覺惶蹙不得不復控危懇庶徼　哀
聽不意政院援以近例却其再至之章臣徊徨數日
進退路窮終不敢固守愚分冒昧肅拜　命憂懼蹴踖
感懼交并唯冀假此官銜少復遲回得以待次入對

一瞻 淸光乃臣今日區區至幸忽自兩日以來感傷風寒委頓床席諸症之外腦痛膈痞爲甚有時氣逆視聽昏迷不能省事臣以積疾疲苶之人又添新患今雖服藥將理旬月之間難望瘳安帶職久曠實增罪戾見今臺閣諸臣在外者多幾乎一空揆諸國體允極不安伏乞 聖慈特賜矜察亟命遞臣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伏念邦運不幸饑饉荐臻癘疫繼熾二十年生養之民舉皆流散塡壑而莫之能救言之痛哭尙忍言哉臣見有從湖西來者云已發道傍見三四僵屍從嶺南來者云道棄孩兒者五六

處續又伏聞湖南監司狀聞錦城縣已死者二十餘人已散者百有餘人即此推之其餘可知而朝廷漠然不聞其所酬應只循日前外方官吏怠於奉行莫肯竭心遂使避遠之人無所籲告而京師之下獨得晏知了無内外相濟之意賑救一事亦無指揮臣竊悶之仰惟　殿下爲民父母凡吾赤子骨肉不保老弱相死則豈有恬不問知之理見其相死相棄則豈有恝視不救之理其子飢病道死恐愛絶理則又豈有眞父母安凡重列八珍之理乎誠願　殿下痛自刻勵務爲節損以答天災以慰人情深推惻隱矜恤

之心老吾老而念彼民之不能養其老以相死也幼
吾幼而念彼民之不能慈其幼以相棄也諭廷臣以
視彼民若其兄弟之顛連也則至誠所發亦必有救
此之道矣又復 親降御翰戒飭諸道凡道路流離
病疫無救者為先賑給以濟其急其能保守田里未
及流散者別為事目立限廩貸其死亡流散者亦皆
一一具聞俾朝廷有以悉知其事情形勢而得以及
時相救也其諸廳幹事之臣無得引微疾小嫌為辭
俾致滯事諸道邑宰或以公私事故離其任所者並
亟申明督令還任凡我內外上下汲汲救拯有同焚

溺雖儲蓄之心亦視其緩急而爲之先後則　仁化
所及豈無萬一之效哉更願　殿下哀矜民命警動
厥心劢以　玉體未寧而深居罕接請於卧内頻進
任事諸臣講畫機宜皆令面禀奏覆文移無致阻滯
常存若己推壑之念則庶幾有濟矣今春飢疫之際
十倍前春而朝廷所以施措號令者又反十歲於前
春豈　殿下愛民之心歲輕一歲而羣臣憂國之誠
歲淺一歲耶臣竊未曉其由若此無改遂至民死殆
盡國不爲國則今日君臣果可以獨享安全之福耶
臣識狂愚重爲　聖世懍然而寒心也區區所懷敢

此附陳於乞免之章疾病昏迷言無倫次臣尤不勝
惶懼待罪之至

辨金鋼等誣賢疏 癸卯

伏以臣以庸陋復叨國子之任其不敢承當與初無
異露章陳懇又不得 命及至再上則見阻政院徊
徨悶蹙罔知所措遽於此際伏聞 王體未寧屢以
私義瀆擾於 靜攝之中實所不敢而嘿嘿退伏閭
月曠官亦所不安不得不冒昧出肅臣雖不肖既在
其職又安可不思其責乎今臣所叨猥以師儒爲名
聖朝右文方且作士是急夫作士之道其要莫先於

之趣向而闢邪說趣向不定則士皆迷方眩於所從邪說不闢則士皆惑聽終至亂正苟如是也則令日朝廷之所教導臣職之所奉行者亦無急於此二者而已矣臣伏見嶺南居人金鋼等敢聚私黨肆然投疏醜辱先賢無所不至此誠邪說之甚者若不早辨以定多士之趣向則其弊必不止於迷方亂正而已則惟我 聖上於斯二賢臣既不與之同時則亦何以悉其平生本末乎此元臣之必欲歷陳於 天聽也第臣蒙學謏聞何能形容兩賢道德之盛請先略辨鋼等醜誣無倫之說而復以先正諸臣已定之論

賛之臣聞我東道學之傳至于李滉始備而繼滉而作者莫盛於李珥成渾故後之爲士者苟有志於斯學則莫不以珥渾爲宗愈久而愈尊仰之葢其遺風餘教有以感服人之心志而考其文章言行亦可知其爲不世出之名儒此從祀之請所以發也時運不幸人心不淑一種奸人仇嫉二賢公肆搆捏而其流終至於立黨賊臣鄭仁弘等攻渾尤憯不但渾也攻滉亦酷此攻擊之論所自出也嗚呼文廟從享實是斯文莫大之典則我朝諸賢繼李滉而同登者舍李珥成渾而其誰也中外多士同辭而請實出於一國公

共之論然斯禮至重 殿下之不欲輕易聽許者亦出於難慎之至意初未嘗不足於二賢而然也則臣亦不敢以 殿下之久不允從謂之太過也至於鏗賢誣賢者則在士爲莫大之惡在法爲難赦之罪今鋼等乃敢醜詆先賢略無顧忌而何 殿下不爲之嚴治峻斥使無倫無識疏悖邪妄之輩有所懲戢耶臣於此不能無惑焉噫今去二賢殁幾至百年公論已定凡平日所力攻者無非一時之奸賊所尊尚者無非擧世之忠賢則此亦可以定往來之是非鏗等其懷侮賢之心欲逞醜正之計而恣於無禮者說不得

乃復祖述奸賊之餘論而甘心焉珥禪固所欲攻也自謂尊滉而獨不念退溪攻禪者之緒餘乎其心所在不難知也其言曰李珥從事禪門欲以此爲珥之累夫珥之從事禪門不但珥自言之一世皆知之後學皆知之何待渠輩之言而後知之乎珥之從禪自少至老迷不知返則不特銅年言之有道之士孰不斥之惟珥之從禪未及周歲而旋覺其非則適足以有見於見道之明果何少異於明道橫渠晦菴之書乎李滉之答李珥書亦曰足下行年未弱冠耳而脫跡於禪者不可謂失學而尚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

差同於末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又曰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又曰往聞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今以此書見之珥之從禪果爲難洗之累則李滉何以奬勉如斯而又舉程張朱諸先生已行之事以勗珥也哉其書在滉文集中安可誣也集中珥以書質難於滉者凡三十餘牘而或有合者或有

不合者或有稱賛者或有勉戒者自是師友間切磋之義今鋼等乃拈出其一條勉戒之語謂之說盡李珥病根有若李滉以此判斷李珥平生之學者然此其意急於誣珥而并與滉而誣之也豈不僭哉豈不痛哉若如鋼言則朱子書中亦多有摘出張栻呂祖謙之病處而嚴加戒責張栻呂祖謙之責朱子亦不少遂果可以此病張呂而疑朱子乎鋼等心在攻賢而無識悖言不成說話他盡類此亦不足辨也至於家釁二字雖以當時宋應溉之陰邪鄭汝立之凶賊攟虛捏無無所不有而猶不敢以此爲誣今鋼等創

徵應溉汝立之所不能徵者務欲突過於應溉汝立之上推其心術亦何所不至也先王造言之刑正爲此輩而設也今 殿下若不以法罪之臣恐譸張之輩肆意撓舌凡所不悅輒加誣衊而莫之懲懼也其所謂成運不奔國難云者出於李弘老之造謗成於鄭仁弘之搆揑而鋼等襲用其論誠不欲掛諸齒牙也然亦有不可不辨者夫成運處士也平日進退一以古人爲律屢徵乃起禮遇非常然其義所不安則亦不以恩隆而少淹前後五入城門而立朝未滿數月以運素所自處與夫朝廷所見待者言之誠古所

謂山野之臣也故其當　兩毋后之喪渾與李珥俱
居田里珥皆入赴而渾則不赴及當寇難方遭黨禍
身在待命之中尤無徑進之義昔楊時尹焞在建炎
板蕩之際君父播越道路而未嘗無召自至胡安國
則再有召命而不惟不赴至或登道而引疾江萬里
則身為大臣與賈似道不合而退後不赴難殉義於
其鄉君子出處固不敢妄論而渾之所處亦必有其
道矣至於　大駕西行之日未及出候於道傍則實
出於事勢之使然而此弘老仁弘等譏搆之本也其
詳具下姑不盡舉嗚呼二賢道學深淺非銅等之腹

所可窺測而至欲擬其高下尤豈非可駭之甚者乎
蓋二賢道德之盛實爲後學之所景慕而宗師者則
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豈獨嶺南一道無好人
哉滑勒一道過抑其向善之心其風習已極可惡而
又爲之游辭欲以疑惑 上心其情尤極巧憯矣臣
嘗推原從祀之請所由起則初非一二儒生之輕易
發言實惟先輩長者之定論故崇禎乙亥館學儒生
宋時瑩等始上五疏請以二賢從祀文廟則蔡振後
亦率數十人上疏醜詆其言大抵類鋼而前後辨明
之疏亦出於當時先輩張維趙翼某等之所草定也其

略曰文成公臣李珥天姿極高穎悟絶世其在童年已有求道之志汎濫百家出入異教旣而翻然反求一變至道知行兼進足目俱到其於道體精微固已洞徹無疑而規模宏遠體用完備恒以致君澤民繼往開來爲己任等學聖人而未至不肯自安於小成蓋深有得於程朱眞路脉者也其見於著述者擊蒙要訣極切於學者日用功程而聖學輯要備盡帝王學問之要東湖問答可見明體適用之實而四端七情諸書足以斷諸儒未定之論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立朝以來多退少進晩被 宣廟殊眷當癸未之

變及變不兵詐謀密勿動合機宜　宣廟倚注彌重
益為羣小所忌陰搆顯斥必欲置之不測幸賴　聖
鑑洞照邪正自別不幸無祿未克展所學有志之
士至今痛恨之簡公臣成渾敦厚淳重篤學力行存
心動靜一以小學家禮為準則操守之嚴不愧屋漏
孝悌之行可通神明德器成就表裏如一故臣等早
常稱其篤實以為不可及早與臣李珥定交講劘切
磋志同道合珥則出當世道而渾則屏處丘園鼻迫
於　恩命而時詣輦下然其雅志長在山野及癸未
年間李珥為羣小所搆渾時在洛下上章伸辨遂為

一邊人所仇嫉初守李弘老之巧譖卒被鄭仁弘之醜詆使 先王好賢之聖心不得保全始終又曰李珥之賢雖以振後輩無他可指之疵只舉其少時從事禪門之事爲其罪瑕流俗淺下之見或有爲此論者臣等請辨之禪家法雖曰異端然其論心說性實有精妙動人處故自昔眞儒求道之初多流入於其中張橫渠程明道其著者也至於朱子則最甚焉年十五六卽有志於道未得其方求之釋氏至以高僧道謙爲師沉溺不反者幾十年及年二十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然後大悟禪學之非延平與其

與羅博文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朱子集中亦自累陳少時學禪之事以戒學者夫儒釋邪正世之庸夫俗子猶能言之而程朱兩賢未免流入何也釋氏之說自有十分近理處才質高明者求道太切用心過銳易致流入勢固然矣李珥之事亦猶是也此在李珥責己之道宜有稱艾之心自後學觀之唯當取其悟後造詣之高以為師法豈可指其迷時汎濫之失議其疵累若以此為累亦將並與朱子而攻之乎成渾被罪顛末想亦已經 聖聽大抵當辛卯年間黨禍大起一時號稱

名流者皆被流竄之禍成渾最爲羣小所嫉而身在
山野素有重名無以文致其罪及壬辰之變賊鋒漸
逼成渾自念山野之臣方在議罪之中國雖有難無
召命而徑進 闕下於義未安昔齊國被兵王蠋退
耕於野未嘗赴難及燕軍見逼乃始效死蓋在野之
臣其義與在朝者不同耳若 大駕西行當出謁路
次以俟進退之 命旣而去邠之計決於一夕是日
即渡臨津京城士夫亦未及知或有明曉詣 闕而
始覺者成渾居在坡山距官道二十餘里晩聞 大
駕已過蒼黃欲爲追赴則江津阻絶亂兵塞路而

駕行已遠矣遂崎嶇跋涉於山峽之間因赴光海之所而旋詣　行在蓋賊報初至不敢赴　闕者固是成渾難進之本意而去邠之日未及迎　駕實出於事勢之無可奈何非成渾之過也賊臣李弘老素嫉成渾〻宣廟過臨津問成渾家近遠弘老指近岸村舍曰即此是也　宣廟曰然則何不來見弘老曰當此之時渠安肯来謁既而成渾自光海所駐處進謁行在所則弘老又進讒曰成渾之来爲光海圖内禪也噫曽母之信子猶有投杼之惑則况君臣之際豈能無動於累至之巧讒乎繼以鄭仁弘之誣搆成罪

宗振後䟽中所舉削奪 傳旨此則成於仁弘之譖者也自古賢人君子遭遇明主終爲讒邪離間者何可勝道前代之事姑置勿論且如本朝文正公趙光祖受知 中廟期致堯舜之治旋被不測之禍至今爲儒林之至痛文元公李彦迪以三朝宿德亦未免竄死遐荒此豈 中明二聖之意不過爲奸人所搆耳若以一時被罪之故便爲百世是非之斷案曰斯人也曾在 先朝被此罪名知臣莫如君也不可更稱其賢云則趙光祖李彦迪何以得與於斯文乎云云誠哉其言之也是非邪正之辨有若黑白之立見

則鋼等今日之所誣皆已昭辨於此疏之中而況其疏中所陳直據當時耳目所及則其可考信尤非後人傳守疎漏者之比此臣之不欲更贅一二言而必擧其疏中辨誣二條而仰陳者也 仁祖大王批敎前則曰李珥成渾雖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譏莫重從祀之禮決不可輕議矣此蓋 仁祖初未詳兩臣本末而然亦未嘗不以爲善人也後則曰五賢從祀之請 先朝終不允許非輕儒賤道而然事體甚重故也此議 仁祖詳察二臣道德之實故直以事體重大而引五賢之事而不即允許也今鋼等只擧

初疏之 批欲以誣 殿下豈不痛哉其時領議政尹昉右議政金尚容等聯劄陳辨左議政吳允謙大司憲趙翼相繼疏辨最為詳備玉堂儒臣亦上劄辨明而今不敢盡舉五道儒生亦上十五六疏以辨而
聖批有曰兩人雖賢從祀之禮甚重不可輕議矣
聖心所存若是昭揭今鋼輩乃欲誣 殿下其他所誣可不辨而知矣噫鋼等之醜辱二賢不下於振後而今日公卿臺諫玉堂終無一言以辨則 殿下何由得聞二臣道德之實也無怪乎吾道之日替而邪說之肆行也至於 孝宗大王初年洪威等又陳從

祀之請則 聖批必稱先賢未嘗有一毫貶辭而不
知湜葦何所據而謂之蔽批乎嗚呼環嶺南數千里
非無有識之士不失好德之良心認戒其子弟諭導
其後生者而唯是恇鬼躁妄之輩實不知二賢之爲
如何而徒知攻擊二賢爲私黨之狀事故庚寅柳稷
之投疏不得逞志則益懷忿恚之心至以貶斥二賢
之事僞作 御批揺示道內旋即發覺遂以伏法士
風人心之壞亂有如此則無異乎鋼等之無憚於爲
此也在昔擧國多士方以五賢從祀爲請而惟仁弘
分率嶺南一半之人力詆李彦迪李滉以抗公論今

鋼等聚數百之私黨肆誣李珥成渾而其論又祖仁弘臣實爲嶺南恥之臣非不知鋼等之言雖至委卓元無所損於二賢道德之盛而抑所大恐者乙亥已丑之事具在人耳目實非久遠無徵之比猶且眩亂熒惑有至乎斯則渠必以爲 殿下或有所未詳而敢肆然無忌耳安知異日眩惑尤有甚於此者乎蓋敢不避煩縷略揭其槩而歷陳之伏乞 聖明諒臣此誠深究本末明示好惡使邪說不得行而士趣有定向則不但爲斯文之幸其所以壽國脉而壯元氣者爲如何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應旨疏

伏以臣伏覩 聖上遇災儆懼罪己求言凡在臣民孰不感動思盡其心乎抑臣聞修省之道不在於虛文而在於實用如欲敬天弭災則莫若君臣上下汲汲然各修其職以答譴告此古之人臣所以各執職事以諫者也臣以無似忝叨國子之任引避無路久此冒據請以臣之所職爲 殿下覩之夫學校敎化之本也三代盛法始舍勿論而只以當今養士之急務言之分教於四學外校而還陞於太學者盖將爲國家用也他日之登而爲卿相下而爲百執事者皆

出於此其所教而養者苟賢且才則國家之與可卜
此而知也其所教而養者非賢與才則國家之替亦
可卜此而知也必欲圖久安之治正宜先教養之本
在昔　祖宗朝知其如是故或　親臨太學論經試
藝或　召對齋儒講問所學技尤奬才以勸一世或
下勸學節目使之申明舉行或召師儒別爲勉諭或
賜食物或遣中官問齋儒多少而仍　命製述其所
待遇惓惓特優者良以治本之所在故也夫豈出於
偶然而已哉至於文詞則識小技耳似無大關於治
道而猶且設上句中句終句輪次取其優等或賜賞

搭或賜畫數試 命直赴殿試其所獎勸之者亦云至矣未知此舉自何時廢止而至於上旬輪次則猶未之廢也自 殿下即作以來凡學校勸勉獎誘之舉幾乎盡廢矣古聖王學校之教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豈 殿下典學之誠有所未至而其所以施諸學校者亦未免於日替也耶臣竊惜之上之敎導者若是太踈故下之觀效者日就蕩然近來士習之浮薄士氣之委靡識爲有識之所深歎而長慮以至齋任不肯守直諸生厭於居齋廟庭閒然齋舍空虛目今留泮者只十餘人耳其在家者則雖聖廟有事

之時及朔望焚香春秋釋奠之日千呼萬喚終不肯
来甚或執事之員有時不備囑諸生誦法孔子而其
所以事先聖者如此則其他又何責焉誠可謂寒心
也嗚呼教士之得失實係國家之興替而今日之規
模氣象如此則其驗可從而知也導率之本誠有望
於　殿下之躬行而若其節目之間則臣請試就本
館學令（所謂學令者乃　祖宗朝定著儀于節中者也）略加變通伏望　下
命禮官酌定焉臣謹按學令曰每日學官齋坐引諸
生行庭揖禮後上下齋（上齋生進下齋幼學）各抽一人講所讀
書通者歲抄通考畫數合計於式年講畫臣今不知

此規廢於何年而竊計日講者只二人而已則雖逐
日輪講如令似未着實且以一年所講之畫數合計
於式年則揆之今日事情亦必有妨礙難行處臣之
愚意欲望 朝廷許令學官每月四次通講上下齋
諸生（在家諸生願講者亦許）而所講則以三經四書（下齋之始受小學亦）
及（於經書者則不入此中只令別講）輪回熟誦每次換易其所誦之卷
若其通略之分則一從學令以貫通文義爲主（翻易者欲）
（亦不許畫）齋生多則或連日會講通一年所講爲四十八
次比及式年則三經四書幾乎三四輪誦矣每歲抄
通考畫數自二十畫以上別書姓名入 啓（其中勤至[illegible]）

臺一年內輪誦經書次者則別爲懸錄而賞格高下則唯在上裁若
夫製述之規出於 特命者則固非自下所敢陳請
如上旬輪次則自是應行之事而每以政府六曹館
閣諸堂上有故逐年寢廢臣意當初設此出於勸奬
本館輪次與兵曹都試叅會諸官少無異同蓋以文
武選才一體故也今都試則年年設行而輪次則全
廢豈無蹈文之譏乎考諸大典亦有有故則次日之
文今後雖有故必令本館 啓稟設行於無故之日
要不出其月則有何寢廢之歎乎中旬終旬兩輪次
今雖不得更設許令本館每月二次設場所出之題

則從學令之規每場出經義賦表頌銘箴記中兩題策問則一道必於其日考次辨第通一年所製爲二十四次至歲抄通考畫數自十畫以上別書姓名入啓而賞格高下惟候 上裁則只此二事庶或少補於激勸之道矣然念講經製述各自異業若不時賜直赴殿試而只賜畫數而已則其在講經之儒固爲穩幸其在製述之儒則旣無講業必至落莫而無興起之望矣議者必以直赴爲不可輕施而抑匿愚意則設使逕年而有直赴之 命大比之前所賜者不過三人耳 祖宗朝頻命製述特賜直赴者一年之

內或至二人則令之歲賜一人何可慮其遲乎況臣之所請在於時賜乎且臣聞學校賜書乃是前代例是而即令本館所藏不滿二三百卷凡師生所閱輒皆借之閭里於此亦可見 朝廷不崇學校之一也嗚乎 聖上特命禮曹印出八道所刊諸本以賜之俾資講讀且令校館每有印書輒以一本送于本館以爲永久之式此外些些細變通之端具申禮曹以爲稟議之地不敢盡煩竝奏臣仍竊伏念今日 朝廷雖云乏人豈無一二文學之士老宿之儒可合教導之任者而臣以蒙學從進猥當臯比兼對章甫輒自

心愧更何望講論切磋之益乎終必至於貽譏一時而傳笑後世臣之一身廉恥固不足恤獨不念辱多士而累 聖朝哉伏乞 聖明察臣前後誠懇 亟許遞免俾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懼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之所陳之言實是養士之至意予豈不留心焉且請議處之事當令該曹稟處爾其勿辭盡誠察職

辭備局副提調疏

伏以臣猥陳愚見仰塞求言之 旨蓋欲因時循故以爲修廢之漸若考其歸則猶不免程子月爭之譏自知淺於妄率無足採擇至如師儒之任尤是多士

之所望臣以蒙陋實難冒據於作新之日敢瀝肝膈
冀蒙　恩免不意　聖慈過優不惟不許旣納其言
獎勉有加臣誠感激悚惕有以見　聖上審邇作士
之盛意逈出前古而自愧微臣本非其人不足以上
承　隆旨而下副輿論實惶實恐莫知所措且臣伏
見備局　啓辭以臣差授副提調臣益不勝悶蹙之
至夫拔諸下大夫之列周旋乎廊廟之上與聞宥密
之政者豈不以其人言議謨猷有可裨補於可否之
際耶臣本識慮淺短精力昏疲加以宿疾纏綿長委
床席實無奔走供職之望此皆同朝之所共知者也

抑臣於此又有所慨然乎今日朝廷之用人也臣聞凡人才分各自有限故古人以聽事比之擔子能擔百斤可謂有力人矣若添一二斤則便不能起矣何哉以其過於分限也昔程子以說書兼判登聞鼓辭不受曰非用人之體夫何哉蓋用人宜專而不宜貳也今以一職而專任一人責其成效猶懼難承況以一人而常兼數職才分有限職事多歧無理則力所不逮欲辭則 朝廷不許遂至於東奔西馳手脚俱忙左顧右眄酬事眩然雖平日負人一時之重者莫不顛倒狼狽終不得做一事成寸效而在下者失望

徒觀者駭笑矣司法已以法議其罪矣用人之方豈宜
如是惜才之道尤當念茲也以臣言之所叨本職已
非閒漫雖不能一一如學令舊規若欲盡舉臣疏所陳
則一月之內殆無空日見管田政亦未完了文簿考
覈日方催顧此事勢雖有才智加臣百倍者更何
餘力可以自效於籌謀之地乎此則實不爲臣一身
計也惟 殿下念之且臣伏聞廟堂方議賑政臣於
前歲忝在諫職聞兩南飢民多死於方冬未賑之前
竊以爲內而當事諸臣外而按道之官苟能預爲料
理必無此患宜有譴責以懲其後敢於 榻前以監

司罷職諸堂上推考爲請蒙 允矣其後又聞全南監司李泰淵盡心賑飢民多蒙活故湖民不以其不救於冬前爲怨而乃以臣劾去泰淵爲怨至有咨嗟詬罵者云臣之論事不審輕重以致招民怨而失良吏宜伏妄言之辜今若猥參廟議同管賑事則必無以服湖南一道之民心而重得罪於 國家使臣雖無如右難堪之勢只此一事亦不敢冒進也明矣伏乞 聖慈察臣誠懇 亟命遞臣新授備局副提調之任以便公私臣無任懇迫祈祝之至

辭備局賑廳堂上疏

伏以臣伏見禮曹判書洪命夏劄本其所陳辨皆是賑政之得失而若其緊要則專在於兩湖貢物之裁省而至以嶺南最少未知其故爲言臣以無能冒當賑事凡此咎責皆所自任誠不勝愧懼俟罪之至伏乞
聖明亟遞臣所帶備局賑廳之任仍治臣不職之罪以彰黜否之典抑臣於此竊有所慨然者請冒弁鐵畧明其一二今歲賑政盡用辛丑已行之例者盖已禀定於
搨前則獨於裁省一事不可用辛丑之例云者果何義耶諸道凶荒固有輕重之殊
朝家賑濟亦有緩急之異而姑以藩臣狀聞見之無處

不荒無民不飢而謂之專力可救者嶺南而已云者何其不詳也其遂以爲兩湖已行大同之法故歲卒而所放減縮則京司之所供給自當視此有減何復用裁省爲也若爾則嶺南亦然何者嶺南一道上納諸賦旣皆停留本道移作賑救之用而將自賑廳別具其數償之地部則其無關於裁省與兩湖均也何獨以兩湖爲言哉至於裁省之後省餘米數之多寡有異者嶺南貢物物種比兩湖未半兩湖得五則嶺南當得其二而今乃居三此豈不均而然耶當議減之時旣爲之面講又以文簿爲之往復而初不肯與

之商論到今乃以来知其故等語斥之臣亦不知真故也命夏方督兩湖不欲以兩湖省餘之米穀之賑濟以償他道之費其意固已偏而不周况復兩湖賑飢既無儲穀則終亦以此爲兩湖救飢之用而猶不覺悟豈非思之不審乎凡所以省役於京司者皆欲以留賦於各道以賑飢民故省京司一石之米則數外方一民之命以此言之今日省餘之一粒何莫非飢民口吻中物而猶且謂之借移粟之名取用於不當用之地者何也此亦臣所未曉者也大抵今日裁省興於古之所謂減省古之裁省云者省去之使民

不納而已也今之裁省則國無蓄積出於無術只省各司之用度以其所餘移爲減賦之償賑民之資其間曲折誠爲細瑣苟且此則命夏之言是矣然若捨此則更無容手之處此誠當事諸臣合心一志集衆慮取長策夙宵焉勤勞焉思所以拯元元濟時艱之職分而各私所管各主己見不爲明言顯爭於會議之際乃至退言追議於事過之後嗚呼今日是何等時而似此氣象可能有濟乎臣竊爲 聖世太息而繼之以涕也臣本昏愚全昧時務重嬰危疾沉痼廿年精神耗乏筋力憊盡實無當世之望惟此賑飢之

擧民命所係義不當自愛其一身之勞忘分冒出率爾承當或冀其贊成廟議圖報萬一矣卽此一事而臣之前所料者大相左矣若復循此以去荏苒時月直到來春民皆盡飢飢者盡死四方之奏日至而三宣惠者恤其費如此其他各衙門亦且云然而擧皆傍觀泛視只以賑恤之名委之生疎後進而責以救民之實則當此之時臣雖萬被誅戮何救於已死之赤子乎臣於前年盖嘗妄論辛丑管賑者之誤臣今無一毫報效而自取其狼狽而已則得無自愧其心而爲人所笑乎臣於賑事決知其無補而徒戀恩

寵爲焉冒據則實非愚臣初心之所自期亦豈 聖
上所以任使之本意也茲於自列之章不避僭猥畢
露衷悃干冒 威嚴臣罪萬死臣無任惶恐隕越之
至

乞削資級疏 甲辰

伏以臣昨赴備局之坐伏見修撰張善瀓 啓請前
吉州牧使任翰伯所授資級依故監司南銑例還奪
事蒙 允且命廟堂從令酌其所犯公私以定後式
臣以同罪之人不敢與議震惕惶慄無所容措退伏
惟念無狀小臣猥荷 先朝眷遇歲在戊戌從散班

擢授東萊府使臣雖至頑至愚其感激恩報之心豈有量哉第其本性猶滯處事多不得宜又傷水土疾病猝劇道臣狀聞其病狀廟堂從而請罷盖其在任未滿一期矣　先大王憐臣病痼　特命叙授內職非常之　恩優異之典實是前古所罕至今寸心感結欲言哽咽惟臣私義不得自安敢引崔慶昌南銑已行之例再疏陳請則又爲之　溫諭不許臣於此勢蹙情迫莫知所處微分所在又難頻瀆乃復公誦於朝紳之間乞補邊遠惡地以贖前罪旣不能得而旋遭　國哀私戚遝至　聖朝蒙恩遞除諫官臣之

再三固辭者雖不敢明陳而實亦不安之心終不能釋不但爲承當之難而已也皦然一念耿耿未已乃者儒臣正議邦憲昭舉新犯之人已被罪罰則 朝廷用法之嚴不可有所輕重先後於其間到此臣雖欲自掩苟冀其倖免亦不可得玆敢不避煩猥冒死自列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削臣濫授資級仍治臣罪與在翰伯一體施行則臣雖重被譴罰其甘如薺臣無任愧懼屛營之至

辭咸鏡監司疏

伏以臣於前月十六日敢將危懇具疏投呈於所居

忠州官即又起離前來聽候　處分適値濟水大漲道路濡滯涉險歷艱僅到驪州地則傷濕感暑腹脹并劇上嘔下泄氣力綿綴不得已歇泊醫治呻吟步蹶輒復舉首西望日俟　俞音卽者郵吏來報　批旨奉讀再三涕淚縱橫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況臣無狀自速大戾萬死難赦過蒙　聖慈哀憐寬貸既免刑章又加排拭乃以千里軍民之寄屬此一介負罪之身受　恩感激思赴湯火求之常理豈敢有餙詞辭榮之心哉第臣觸冒鈇鉞屢控不已者實有所大不安

疚其心而蓋亦上關於朝家事體則又安得畏懼罪
罪不爲之陳暴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臣本至庸極
陋初無片善寸長可備驅使猥荷 聖上不世之遇
數年之間擢置宰列濫越之虞非不自知貪戀榮寵
辭之不力拜職數日竟陷重罪良由臣信不足以行
已忠不足以事主廉不足以辭祿知不足以量力一
朝僨敗身蹈不測心悸骨寒凜凜駭慄惟當屛居杜
門數釁含咎以思懲艾之道豈可因此幸免遽忘其
罪而圖利干澤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哉況又 朝廷
四方之所共仰大夫衆民之所具瞻 朝廷之用賞

用罰大夫之有勞有罪遠外皆得聞知今臣所
負者何等罪名所叨者何等職任刑賞顚倒聽聆俱
駭不惟臣之愧懼難安抑亦北關軍民必皆愕然不
平於 朝廷擧措之謬矣至於監司爲任承流宣化
專制一方事有可爲禀請施行州縣長吏得以黜陟
如臣疵賤累重望輕已難自立於吏民之上設或出
謀發慮盡合事宜褒善糾邪一出至公上必無以取
信於 君父下必無以厭服於世夫徒爲此懼不能
出一言以請於 朝發一令以責於縣則亦豈 聖
上委寄之本意哉又其昏滯之性遇事迷昧繞以罪

庚上煩譴訶若於民事利病之要邊境緩急之際並
繆妄率又復如前則其所 貽朝廷之憂而爲北路
之害者有非一時敗官之比 朝廷愼簡之道豈容
再誤而小臣自處之義亦何敢徒幸蒙 恩不自量
其分限哉況臣所引嫌避一事非臣創說於古亦有
而古之君子有終不處者則臣之乞遞已不爲無據
而觀其氣色亦甚不佳臣旣負罪如彼有嫌如此而
重任好爵睞然冒受則誠所謂貪利而無耻者臣雖
庸陋何忍爲此抑臣又有所感慨於中者諺曰今世
士大夫年少職卑則好義能讓年老職高則愛爵無

恥臣嘗病之臣蒙恩　兩朝得備侍從十有餘年前
後犯罪獲譴非止一二間亦或有蒙被寬　恩特許
宥免之時而畏罪思義不敢卽起供事者亦不止一
二矣及今未老之年徒以名位猥高而還萌愛爵無
恥之念盡壞其平日區區之志則將何以自免於謗
數而且益爲鄉里之所賤矣臣聞古語曰士大夫處
身得失有關世道又曰進非爲恭退非忘恩今臣進
退雖不敢慕效古人然其不敢安而不欲冒進者初
非忘恩不恭喪失其心性而然實出於畏罪知恥之
心而抑亦有關於　聖朝進禮退義之道則臣安得

不直陳情實祈哀乞恩於 天地父母之慈乎伏望
聖明察臣陳述俱稽事理諒臣衷懇儘出切迫 亟
命遞臣新授職名俾臣退伏省愆安分畢命不勝大
幸臣情迫勢蹙不避煩猥披露悃悰狂愚之罪益無
所逃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辭戶曹判書疏 己酉

伏以臣呈單請告上章乞免皆出於懇迫之情 恩
批申諭催以祗事繼又宣 旨令臣入參考官之列
臣誠惶感震惕不敢退伏强病趍赴以承 聖眷盛
臣冒犯 天威屢煩祈請者不惟疾病疲苶無以陳

力實亦情勢饒廃難於在職蓋臣於近日一二事旣
叅末議旋又奉行其始也亦嘗略陳異論之必起形
勢之多礙 殿下斷然行之臣亦擔當不避若問妄
作之罪臣當爲首今者獻議大臣狼狽以去臣獨晏
然仍冒其任夫豈私義之所敢出而公法之所可容
者乎矧惟朝家欲省浮費 君相可否賡載主之方
講變通未有施行而諸司屬隷先懼失利公肆怒罵
無所顧忌興訛造謗驚惑聽聞終至於朝議潰裂必
沮後已臣雖不武亦有一端廉耻豈可受制小隷見
縶手足而仍據官司之長乎臣之以疾爲辭只欲奉

身自退而不欲明言重損國體不意 聖慈過優不賜 允許諭令速出臣誠感激悶蹙不得不畢露衷悃於 宸旒之下又臣本以疎濶謬掌財柄方圓濶狹齟齬不合罷勉蒞職已及半載遇事輒敗無一善狀其在黜幽之典亦宜早斥倘蒙 聖上哀矜加恕亟賜遞改本職臣雖極病劣便當趍走承 命遠近夷險以死爲期情迫義劉言不知裁臣無任驟 天望 聖哀祈懇祝惶懼俟罪之至

待罪疏 庚戌

伏以臣於前冬奉使而西也諸道營邑俱發貲送之

物而全羅監司金澄更以豹裘一領見贈澄於臣爲
少時親友知臣素無冬裘臣亦聞燕路寒凍異常不
可無裘不復致思於辭受之節遽即受之矣及聞近
者章疏有舉澄私用豹皮者而其曰私用乃指其造
裘而言云澄若私用不當用之物臣爲私受不當受
之贓其罪與均在法難逭駭懼慚恧無所容措即當
歸身司敗以俟 嚴譴而適臣病滯鄉村委頓不能
起動恐至淹遲敢先露章自列伏乞 聖明亟治臣
罪以嚴國法臣無任惶隕戰灼之至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丙子

伏以臣猥將情懇頻瀆 宸嚴罪在僭越自知不赦

乃於本月二十二日伏奉道臣傳諭 天慈寬假

恩批渙降至以調理已久從速上來爲 敎臣跪讀

感激愧懼交至念臣前後章疏輒引私義屢煩陳述

或者 聖上俯垂記錄以臣懇辭未必專在於疾病

特下催召之旨使卽率職祗事則臣之惶蹙罔措又

加一倍矣賤臣負累不安之義固所不敢一日自昧

而至於今日之所切悶而懇迫者則疾病之實狀也

臣以積疾之人添得頭風經夏涉冬沉綿苦痛甚至

痞癖膿潰蔓延不已其他痰腫脅痛泄痢咳喘痁逆

痰壽惡心不寐等症迭相發作乍輕旋重日增月劇若煎如熬氣力澌盡精神消亡心思荒忽耳目閉昏形顏幻變肢體枯削自量病勢難望久支來依丘墓之側惟俟死生之期或冀靜處潛伏少有將護之益苟非私情若是切急則何敢率臥窮山違傲 恩命自速其不恭之誅哉仰戴 聖眷之隆俯思分義之嚴卽欲擔曳登程籲呼乞 恩於京闕之下而顧此病狀難於起動如復强勉扶頓顚仆道路則有非 聖上哀憐欲生之意決冒萬死更暴衷悃伏乞 聖慈含恤疾病之危俯納肝膈之懇亟遞臣職及兼帶

諸任仍許長暇俾臣任便居住安意調治少延殘喘
瞻望雲天不勝祈幸抑臣又有區區所懷思欲一聞
於 冕旒之前今若不言奄至溘然是臣終負 聖
上乃敢昧死略陳臣竊念近日上下之疑阻極矣大
臣之所陳白臺諫之所爭執無非憂愛之至誠匡救
之格言而一切揮斥不少繹從或至於因其言而轉
加層節雖皆出於一時喜怒之激發獨不念家國之
大體乎古之人以人主譬之元首大臣譬之心腹臺
諫譬之耳目矣今也以元首而自疑其心腹與耳目
則將何以備其身而保其安乎古之人以君臣譬之

父子矣今也以慈父而疑其子事事而疑之人人而疑之一舉足一發言皆至於見疑而抵罪則將何以盡其親而達其情乎向者李敏迪之疏本無深意而過疑於遣辭之際加之以 威譴至今聲情爲之欝抑矣近又李端夏以應製文字遽被拿鞫之 命達遐得聞莫不駭歎尤爲 聖朝惜之吊祭之文旣以隱卒爲義其所云云數句不過追叙往事以示威行恩施不替待遇之意而已雖其下字不怙語勢差重有何他意於其間必可鞫問而得情哉况端夏素服家訓立心不偏每誦大易包荒之義勉戒於朋儕之

問實同朝所共知也今乃以疑獲罪罪非其情則尤何以服人心而礪世教乎至如君臣契合不保終始前史之所深譏忠志之所共歎而亦未嘗聞契之以道義許之以知心有如宋浚吉之於當代而一言不槪棄之如遺者也先之以疑而不察其言怒之在言而不求其心二十年賓師之遇一朝斥絶之而無難焉則不識 殿下平日所以契遇乎浚吉者何事而所貴乎知心者亦何事也臣恐天下後世有以議 殿下執德之不一也今浚吉以七十耆舊 三朝儒賢終年危病朝夕待盡而 殿下深怒而莫之恤羣

臣畏威而不以聞設或他日 聖心開悟追加悔恨
將何及哉嗚呼自古君父不能盡其施於臣子者何
嘗不出於疑疑之不已積之旣久亦何所不至乎今
日 國家之大患莫如上下之疑阻不惟上疑其下
將無與共國事抑恐下亦疑上之致疑而不敢盡其
心而措其身也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深察反省而
亟改之使一國臣民咸仰 日月之更乎臣病昏氣
短臨紙茫然不能明陳盡言惟 聖上之恕其罪而
納其忠焉臣無任惶懼屛營之至

請與朴世采同被罪罰疏甲寅

伏以臣與故教官閔業爲同姓而且有相識之分矣業之死其家送書問以變禮臣答以朴世柔所言既據朱子定論似無可疑旋聞其孫慎代服其祖喪矣臣素昧禮學而妄答人家變禮之問固已有罪矣今者臺章峻發追論慎及世柔而臣獨漏焉必以臣爲昧禮妄答無足輕重而若論所犯則與世柔均掩罪幸免臣亦耻之玆敢冒死自列於斧鉞之下伏乞聖明亟命攸司將臣與犯一體勘斷以正其敗倫誣賢之罪臣無任惶愧震慄之至

辭判中樞疏

伏以臣於五月二十三日伏奉道臣傳宣 聖批省
疏具悉卿懇而摳乃是閒班雖有疾病别無奔走之
勞卿其安心勿辭從速上來察職者臣本緣賤疾方
苦迫於私情祈免 恩除逋慢之誅自知難逭乃蒙
天慈廣覆既赦其罪加賜訓諭委曲丁寧其所以眷
撫優容者至隆極厚臣捧戴感激酬報無階惟當奔
走承 命顛仆是期一身狼狽衆口譏謗更非所恤
而第臣所患傷暑添劇委頓枕席奄奄有死生之憂
既不得趂日登道又不可久稽 恩旨敢復瀝懇再
瀆 宸嚴凡臣疾病之外情勢甚蹙臣之本年所被

論劾罪名極重以臣孤危之蹤見凌於人理所必至非敢自愛而然其陰搆顯斥有關於臣子倫義之大者則誠不可以歲月稍久而隱忍自安前春乞解之章所云思欲畢陳衷悃退填溝壑者實為此也仰惟聖明亦或俯省臣若含痛抱枉終不自白於 天地父母之前則死且不瞑於泉壤茲用不避煩猥冒死皷列乞伏邦憲竊念臣自入九年来宿疾沉痼實無陳力之望退伏山野苟延殘喘臣之情跡人孰不知只緣孤忠直前為世所嫉乘時媒孼指摘多端彈射將發論議崢嶸雖欲冒没自進誠以觸拭為懼益甚

之間又添一案畢竟席藁待刑之身反被偃蹇違傲
之斥無非臣愚迷不省自陷不測此臣之罪也臣早
蒙 國恩遭逢 四聖出入侍從躋躡列卿絲毫無
裨釁孽發百出被人詆斥無所不有而至引前代之事
擬諸奸邪之目追訾不忌僇辱太肆臣之受汚固不
足言而其所以傷 先王則哲之明累沒世不忘之
德者爲如何哉非臣萬戮所可自贖此又臣之罪也
臣於閔愼齋禮之問初旣妄荅則其罪與宋時烈朴
世采本無與聞陳章首實 而賜寬貰至使舉劾之
官追恨其見漏而發之章疏及今同罪者在籍而叙

復之榮獨及臣身受　恩偏厚省尤何安是誠古人所謂義之所不敢出者此又臣之罪也臣與宋時烈宋浚吉等俱有師友之義國人無不知者昔宋仁宗時尹洙與范仲淹友善仲淹以言事貶洙與余靖歐陽脩等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遂至坐貶我　宣祖朝儒臣成渾被劾大司憲黃愼等引其師生之義亦皆坐罷顧臣區區私義旣難自掩而公法之嚴從古如此況今浚吉已死而尙被追謫時烈耋老而亦幽栫棘則臣之獨免已是枉法又安得晏然復厠於薦紳之列乎議者非不知此而然非此亦無

以深入臣罪乃倡爲不忍聞之說欲擠之無所容之
地此又臣之罪也臣之罪狀言者旣多有難歷數而
只此數者俱係大戾得逭刑章已爲過優不意 聖
上念舊推恩拯之坑陷之中置諸氈席之上臣雖冥
頑亦有心腸寧不知感然貪戀爵祿人臣之大戒
砥礪名義有國之先務臣之所以徊徨瞻顧而不敢
徑進者亦 聖主之所宜垂察而加憐也抑臣又有
所大不安於心而不可終嘿者臣於少時聞尹鑴之
名與之交游情義寖篤期許亦深薦聞於 孝廟以
爲必可大用也 孝廟特加招延之禮一時卿宰

如李厚源金益熙李一相金佐明諸人無不爲之駁斥臣之論辨於 筵席之上章劄之間者亦非一二矣其後禮論之發鑴乃於所詆之外多用危險之語一世譁然皆以包藏禍心目之臣獨明其必不至此及鑴負縲 盛際驟蒙抜擢釋布衣秉國政臣雖遠跡朝端耳目不及時事而竊聽國人之言咸以爲鑴敢恃 恩禮寵遇之盛得逞夸肆訣佞之態挾其縱恣無忌之勢濟以患得患失之心出諸口者率多悖倫而蔑義施諸事者無非病國而害民其他擅弄威福必報恩怨貪饕貨利都喪廉恥者亦不可一二計

遠近喧傳一辭咎臣曰誰爲薦進此人者臣愕然失圖戚焉內疚以臣之向時所期許者爽考其今日之所爲則前後相反判若二人臣自愧其昏蔽之見不能深察其隱微之地旣以自誤又以上誤 君父追惟莫及心膽俱墜他日地下將何顏面歸拜於 孝廟亦何辭自解於諸臣乎臣罪至此而益無所逃矣臣以衰病之身衰暮之年所蒙 恩慈備負散班時因次對得瞻 天顏少伸犬馬之戀豈非至願哉顧以負犯實大分義有限屛伏空山甘忍窮餓區區衷赤 天日照臨而進請退請無適非罪臣誠呼號蹰

踏莫知措身之所伏惟 聖上天地父母哀臣處迫之情察臣危苦之辭 亟命遞臣職名論臣罪狀雖被鈇鉞其甘如飴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陳情疏 與李氏聯名 ○庚申

伏以臣等有惶蹙情勢不敢自安於薦紳之後不得不冒昧瀆籲於 宸嚴之下故知中樞府事臣許潛乃臣母之外祖於臣等爲外曾祖也少以賢良薦進壬辰倭寇徒步扈 駕効力於搶攘之際十年之間轉階資憲階皆出 睿奬累典州郡治常爲第一選錄淸白吏卒官松都留守此其平生行蹟之大畧而

實是 宣祖朝聞人也不幸今者凶賊之臣出於後
裔諫官緣此論劾追削其已賜之謚臣等慼焉致心
歷日靡定竊念其時備嘗艱險忠勞茂著秩視卿宰
法應易名則常調之外已非實蹟僭越之論又違
國典況其後裔之爲妖爲孽亦豈既骨之人所可知
者哉既削初謚且防後請終至坐此而不得蒙節惠
之褎章則幽明之間寧不寃甚臣等既是外支孫屬
則視其祖負枉莫白而獨自晏然寧有是理哉竊揆
私義已極不安其在公體亦宜屛俟而適當討逆之
日又不敢退伏私室臣等之情勢尤極狼狽伏乞

聖上特垂諒察亟 命遞免臣等之職俾得少伸其
區區之私臣等無任惶隕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日允從臺啓盖由於未詳曲折之如許而然也卿等有何不安之事乎陳辭如此當令大臣稟處卿等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因灾乞免劄

伏以比者星文示警 聖心祗畏渙發 德音求助
臣鄰招延詢訪夜分始罷其恐懼修省之意懇惻勤
切有足以感天心而懷小民者臣以無似適於斯際
猥當輔弼之任顧無一言一計可以仰塞咨諏少裨
塵露臣誠惶愧無以自措竊伏惟念我 聖上生知

天縱德性純備聰明無所不照聽斷未或少倦戒禁
修法修明紀綱此固帝王之盛節爲國之要道似無
可議於其間而然臣聞之有餘者易過不足者多偏
亦理之常古之人所以自治治人者未嘗不存省于
此區區憂愛之誠不能無望於　聖上之慮偏防過
以求臻乎中正之極向臣所陳明無不照存大體畧
小節者恐明睿或過而流於好察辨急之弊政無不
勤懋誠實持恒久者恐勤勞太過而致有進銳退速
之患斥奢雖嚴而財用不節則未免同歸於侈也紀
綱宜修而是非不公則終亦不能自振也昏愚之見

有在於是而疾病之餘精神短乏不能明陳於咫尺之前退伏私室耿耿未已玆因書進之 命更以本意略加推衍以備 睿覽抑臣於此重有所感慨於中者惟我 聖上冲年嗣服思光前烈求治太急付託匪人變生肘腋幾危 宗社瞿然改圖討罪誅亂收招耆耇更新政化中外民庶莫不拭目以俟太平之期除舊布新正惟其時安知天意欲使我 聖上大警動大振作以之維新我 邦命耶誠願 聖上懲前毖後居安而思危處易而思難作事必謀於始用人必審於初賞必無僭刑必無濫惜官爵以爲礪

世之用奬名節以爲扶敎之本毋主其先入毋滲於偏私秉心如日月畜德如天地期致商周之治予慰臣民之望臣誠不勝瞻仰祝聖之切仍念臣叨冒匪據已及半年識昧慮短無一建白加以宿疢轉劇心思憒亂視聽俱衒實無自力之勢祗速焉用之誚伏乞

聖明亟循故事先賜策免以答天譴公私萬幸取進止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前以修省之道面陳於榻前繼進章牘縷縷誠譪無非格言至論深用感歎如有所得而益可見眷眷憂愛之丹忱也予雖不敏可不置左右留心省察焉今玆上天之示警實在於寡昧之否德於卿有何引咎之理予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論大王大妃服制劄

伏以臣昨承 下詢妄陳禮議自知其於古無稽及見儒臣 啓辭皆有援據實所愧服而然臣愚意猶有所未盡釋然者敢復陳列以備採擇臣聞古之喪禮適婦爲大功適孫婦爲小功適曾孫婦無服其降殺之節自當如此而今則後人改補以適婦爲朞則適孫婦適曾孫婦雖至漸殺亦可得爲大功小功矣然此旣於義起不啻質言儒臣 啓辭有曰有適婦無適孫婦此則恐不然惟我 大行王妃齊體 至尊承事 宗廟爲一國臣民之母則其不當以士庶禮一概也明矣況士庶之家同爨之人亦得服緦則

令 大行王妃之於 大王大妃殿爲 聖孫之配
則 三朝之禮盡一國之養及其 昇遐反同袒免
之親此豈情理之所安哉臣愚以爲雖引同爨之義
得爲三月之制猶賢乎已也 國朝典禮頗有不承
於古而損益參酌自爲一代之制者不一而足今臣
所言亦不可謂全無所據伏乞 聖明更詢於知禮
者參以情理定爲一代之禮亦或一道臣素昧禮經
妄以臆見仰瀆 宸嚴不勝惶愧之至取 進止

請大行王妃練祥禫一從禮經劄

伏以喪制之以日易月出於後代短喪之意惟我

國朝一從禮經洗滌千古之陋庶幾無愧於三代矣第念杖朞十五月之制有練有祥有禫通喪之外服之最重莫此若也古人至有稱爲三年者而今於大行王妃之喪 殿下服制雖以杖朞議定至於除服之節則猶用短喪之制名實謬戾情文乖舛以禮言之練祥將無所施而幾於不成喪矣以情言之日月無幾 仙寢未冷而遽先卽吉無以寫其致哀之義矣竊惟我 大行王妃齊體 至尊共承 宗祀及此 昇遐之日臣民之所以若喪考妣 殿下之所以不絕朞者當極其必誠信勿之有悔之道矣豈可

今古禮而從短喪之餘論乎臣愚以爲　聖上今日之禮臨喪則用衰服視事則用素服　侍奉　兩慈殿則用微吉之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皆如禮經以盡情文方可以復古之正而善法於後矣伏乞　聖上更命禮官博詢議處不勝幸甚取進止

請免田稅且停功臣碑役劄壬戌

伏以田之下稅每一結豆四斗乃是法例收米則諸道所納雖有不同而一結十餘斗亦是見行之式不幸歲歉如有蠲減之議則輒就收米中減其二三斗

都計有司所減則以千萬數不可謂不多而尸首督令於民間升合而收斂之自一戶視之未見其毫分之損又其中間侵擾花消之弊反甚於不減之時矣今年諸道被災曾所罕有而旱田最甚臺官筵臣之所 啓邑宰道臣之所請皆欲並給田災而該曹慮其混雜只許量減稅豆就四斗之中所減幾半則比之前日之減米似若便益然民間事狀如上所陳其無實惠亦必如減米之時臣之愚意以爲朝家旣知諸道旱田被災最甚則必須盡免其稅方爲實惠可以掃除許多細瑣之弊矣今雖盡免四斗稅豆尚

有十餘斗收米苟以一結所出言之不過三四分而減其一而已實不若給災之盡免豆與米也惟以旣納之後豆米之用所司各異故地部二視之不欲全減於豆持疑而不能決以朝家大體論之豈可拘牽於彼此出納之間哉況今太倉餘儲之豆可支數年充不宜吝嗇於救民之際也伏乞 聖上特加裁量漫發 德音以慰窮民且念歲飢如此舍置百務惟以蠲役議賑爲急雖如練兵等事亦皆停廢則朝家之軫恤可謂至矣今 乃以功臣墓碑之役許令調發數邑滿千之民其贏糧往來應費二四日子給

與習操相當旣傳其大事反以此私役輕重甚外無乃不可乎況一石千夫於法過侈在所當禁又豈可從而傷民之力乎元勳故相禮宜加優追報之典宜無所惜臣非不知大臣之建請 聖上之特許意有所在而此時此役誠非所忍亦乞還寢臣疾病沉綿不能造朝面對敢具短箚略陳所懷不勝惶懍之至取 進止

升殿箚子

伏以臣嘗得宋儒眞德秀文集讀之則其中有得聖語中省之狀蓋取其進講時君臣問對之語具載首

尾宋朝故事遠莫能詳而似或出於記籍差誤之處也今臣所陳禮論本末儒賢招延等事所關非細

聖上宣諭亦可垂訓後世謹已錄成一狀而國朝既無中省之例敢擬升殿奏劄之規冒昧投進欲望

聖上更賜覽察出付史官仍竊伏念眞德秀之初見

宋帝首請招致傅伯成楊簡曰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矜式又曰伯成簡皆年踰八十人謂難召之必不來臣謂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之理臣再三玩誦似若爲今日事昔今之元老儒賢雖

欲引年尚且未逾八十況其追先帝報陛下之義雪誣枉盡誠禮之 恩只豈伯成等所遭之比哉臣亦以爲 殿下若以與共國事之意勤懇招徠則必無不至之理伏惟 聖上留神裁擇焉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